

德

德

小齋山閣藏

春秋義錄

心

陸堂詩

學

春秋義存錄即出  
小瀛山閣藏板

本坊精選新舊足冊  
好板書籍倘有殘篇  
短缺認明興賢堂書  
鋪唐少村無誤



陸堂詩

學

春秋義存錄印出

小瀛山閣藏板

本坊精選新舊足冊  
好板書籍倘有殘篇  
短缺認明興賢堂書  
鋪唐少村無悞





毛詩者漢世經師授授之諸儒藏記同義易詳宗  
王輔嗣而輔嗣已入魏故不得與施孟梁丘並名  
其易齊魯韓三家皆名其詩而歷魏與西晉漸泯  
不存於是詩之名遂獨為毛所有與公穀左氏之  
春秋亘今古而不泯經學之排斥漢唐也朱子一  
人為之也朱子序呂成公讀詩記曰唐儒疏義曰  
訛踵陋百千萬言不出毛傳鄭笺二氏之區域已  
意無所發明作辨說一書舉牋傳舊說駁去什之  
七八而復為之集傳與毛傳相抗行則自有明至



今立之學官凡為制舉學者繩趨尺步不敢稍有  
侷錯以戾有司之程度者也夫五經在天下猶星  
日之麗天川岳之出地傳疏諸家擬諸推步之術  
開鑿濬導之工其宿留伏見爰易之無常補救經  
營之各致聚訟分爭駭視驚聽疑若鞭石而使走  
峙江河而使立迴躔緯而使逆行者當其爭之者  
無人相安於曰循閭窳唐世以詩賦帖經取士今  
進士明經兩科重詩賦而輕經學有明洎今以經  
學重科目專設進士科而制義之文游詞敷衍較

諸試帖經之問經疑又益賈淺是故帖經之經旨  
不敢離註疏制義之經旨不敢離大全獨兩宋大  
儒奮起而以經學相為發明程子詩解歐陽氏詩  
本義蘓氏詩集傳嚴氏詩緝呂氏讀詩記皆卓然  
成一家言闢畦町而開閭與明代崔鐘鳧楊升菴  
郝京山諸賢亦於經學多所發明而時所弗尚莫  
或稱之夫說經者之不祖述一家也經學之盛也  
其囿一隅拘一曲也經學之衰也近日大可毛氏  
推鋒陷堅好與朱子為難議者病其已甚吾師朱



愚菴先生作詩經通義以康成正義多悖小序之  
指旁証諸儒經說融會以通之與崑山顧亭林先  
生注復考証而吾友平湖陸君聚維自為陸堂詩  
學相去四十餘年各不相蒙其持平則略相等通  
義作於大可諸書未出之前惜毛公小序去聖未  
遠數百季來學者襲其名而不知為何物竟以朱  
子集傳號為毛詩於兩宋大儒之言折衷衡論以  
求其一是陸堂詩學作於大可之後以為矯枉過  
正終歸於枉立意祖述攷亭申明近代所宗尚又

稱毛公之於詩與伏生之於尚書有補聖經功宜  
金鑄則與輔漢卿王會之朱備萬之獨祖考亭者  
不同蓋秦火之後而有漢世經師齊魯韓三家又  
復淪沒今所存止一毛公南北朝三唐駢儷詞章  
之後而有宋世經學諸儒集其大成者又止一朱  
子此殆如談天者之有羲和度土功者之有神禹  
伯益璣衡之器禹貢山海經之籍不容廢墜者也  
陸君博覽強記研精經史旁及子集百家之言方  
言雜說瀏覽無不該洽自謂六經註我而後可以



我註六經且合六經以註一經詩學不取正變之  
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為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  
羊豉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丘緇衣蟋蟀均歸  
正風訊鄭氏詩譜時代舛謬不倫歐公強為釐正  
猶多牽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為之  
非有意於貶平邶鄘統于衛魏檜不附於唐鄭豳  
即周公居東之岐地其尤獨出卓裁發前人所未  
及者謂編詩成於史克之手曰譔魯頌以頌僖季  
文子請於周而得之孔子正詩遂據是編猶春秋

譔自魯史皆述而不作之義孔子第正詩未嘗刪  
詩司馬子長謂古詩千餘首而古逸之散見於他  
詩者絕少史公實未嘗目覩全詩小序亦毛公所  
作非出自卜子觀檜魏二風一無援據可知為漢  
後之書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可斷采薇諸  
篇為宣王之雅節南山之家父即春秋魯桓八年  
求車之家父尹氏即隱三年四月卒之尹氏合諸  
正月篇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可斷數詩皆東周  
以後之變雅幽王未至淮上以鼓鐘歸之穆王引



陸堂詩學引序  
四  
穆天子傳盛姬之為哀淵人以証之厲王流彘其  
大夫悲傷行役以小明歸之厲王引共人之即為  
共伯以合之居河之麋讒人為緡射父考虢山在  
陝縣西二里臨黃河以實之其餘旁引曲辟心轉  
旋而目四射惟參與昴<sub>上</sub>即為留引律書之北至  
於留則旁採史記羊牛下括為攔括之括引太玄  
之四馬就括則觸類揚子劉知幾史通猶誤解魚  
藻服虔註左傳未讀都人士皇成秘籍奔命腕下  
兔園臆說咸受金鑑談經之鴻苑亦博物之輿藪

矣尤於水經地志綜覈詳考無有漏誤自謂於天  
官家言不耐算法而置之然論十月之交於太初  
以逮授時諸史曆法犁然談具陸堂之學貫三才  
而通六藝無不受其發明所發明者通經義而  
不徇已意是為貴爾書十二卷摭論四十五則施  
手之初嘗與朱竹垞質問叅訂竹垞尋沒心儀頗  
亭林謂兩先生不在誰可序吾詩學者頗乃退而  
屬僕僕於陸堂若何平泚之見王輔嗣但應諾<sub>上</sub>  
者也何足以序其書姑標舉大凡述諸簡端以志



服膺之意第較諸制舉業之言詩者猶知有毛詩之命義可也吳江同學弟張尚瑗拜撰

詩學凡十二卷成於壬辰十月讀詩總論四十五則作於癸巳十月藁凡三易藏諸篋笥自謂不能踵武宋儒若元明已下說詩者則未敢多讓焉臘月十三夜偶憶古人歌詩三百絃詩三百之語別有會心夫今之誦詩者非猶古之誦詩者也周禮大司樂之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所謂樂語即今所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諸詩也所謂諷誦卽歌也歌必有賸字餘音如言思之兮之屬自編詩至陳靈方言愈多而其可轉忌兮可轉矣如可通而寧可通何二字則只且也且乎而三字則何爲乎已焉哉四字則謂之何哉亶其然乎蓋聲辭相雜歌詩之體固然漢饒歌之妃呼豨收中吾正其流派魏晉而降知音者少無怪鐸舞巾舞二詩求其句讀



而竟不可得矣絃詩即在三百中章可分解句可省字與歌詩之體不無小異且其數亦烏能適均人聲多至一萬七千二十四竹聲所不能和何況絲聲故詩三百五篇皆可歌也而比之琴瑟二雅美刺之作有不如國風之便于絃者由是推之王黍離本自成風非降之也齊雞鳴晉蟋蟀之類國初詩猶存邶北門魏伐檀之類亡國亦有詩以其久托于音也鄘桑中鄭溱洧陳月出之類淫詩迭見伶人自尚新聲孔門不勞肄習也而秦火之後毛公備其數不無小差詩序釋其義有時不合舉可掩卷而悟其所以然不特此也洙泗之教妙于言詩雄雉之不忒不求可美季路蔓草之有美一人可歌以贈程本子國史編詩必視作者大旨以為去取先後孔

門言詩則雖零章隻句而有無窮之義焉至若絃歌之法與夫詩所施用之處掌在太師孔子雖聖亦必問而後知學而後能特其聲入心通于師擊琴襄所傳自有窮神盡變者故謂孔子雅言詩可也謂孔子正詩以正樂可也不必惘惘鑿空而曰孔子刪詩即謂孔子於詩刪其繁複零亂者猶之可也而如遷史之十詩汰九服鄭諸儒之降王進魯種種陋說此則微言絕而大義乖所當厲聲疾呼斷斷焉與天下辨訛解惑者嗟夫讀聖人之經即如身游聖人之門墻心領聖人之提命庶幾確乎有真見焉今者余識稍進轉覺從前說詩語多枝葉以其勞我精神姑畱之家塾使知窮經之道非博辨久之終無由默契夫一原所在也雖然不宗孔孟之傳第



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一書文義音節兩不相離人謂古樂失傳不知唇齒喉舌具而天地之元音不難近取諸身也是以有古樂發微一書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春朔三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讀詩總論四十五則

雅言之教以詩為首舉其數曰三百揭其要曰思無邪備著其功用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艸木其散見於孝經戴記諸子百家者不可殫述能知聖人言詩之妙雖廢史遷刪詩之說可也

謂孔子無刪詩事世必有聞而駭者然非余臆說也穎達聖人之後刪九存一嘗以為疑朱子答葉氏賀孫云那曾得見聖人執筆刪存答潘氏時舉云人言夫子刪詩看來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謂詩繫自魯史雖余創論實本大序所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朱子亦云當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當孔子時已經



散失故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秦人焚書大易獨免故自漢迄今縱有竄入失次者而于聖  
人之贊易從無異論馬遷作世家既云刪詩孔安國書序亦  
云芟夷翦截竊謂聖人之雅言詩書猶贊易耳魯論中如稱  
大哉之堯無爲之舜無間之禹皆因讀書而發此歎即春秋  
之作亦于史文外別自有義不獨左傳可徵如魯論臧武仲  
之以防要君晉文之譎而不正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取妻不取同姓皆是也舉以示人輒未肯  
信積重難反言之慨然

西河端木許以言詩既在七十之列誰非身通六藝者史遷  
弟子傳於子貢云亂齊彊晉破吳霸越誠屬可疑若傳子夏  
而載禮後一悟已足見其長於詩矣司馬索隱譏其多所罣  
漏不知所傳小序實非出自西河觀魏風鄘風一無援据即  
可知爲漢後之書四明豐氏假魯詩說之餘刊行子貢詩傳  
幸而其文淺陋不能惑世愚民

孟子說詩以意逆志又云誦詩讀書不可不知人論世此毛  
鄭之學所從出也然釋邶之憂心悄悄以爲孔子繇之不墮  
厥問以爲文王斷章取義仍體源於洙泗戴記孔子閒居與  
子夏言詩以崧高維嶽生甫及申爲文武之德江漢之矢其  
文德協此四國爲太王之德舉此印彼先後一揆

史記有害於詩者如以文王爲稱王周公攝天子位宋襄公  
作商頌則全詩之義失謂衛武殺其兄共伯陳佗厲公混爲



一人稷契生於巨跡燕卵則一詩之旨訛最可異者六月采芑明言吉甫方叔江漢明言召虎常武明云南仲皇父程伯休父乃周本紀于宣王十二年前不錄一事意馬遷當日未見全詩故疎脫至是為毛學者既識為宣雅矣仍云變而不正吾不知其何心

多聞闕疑莫如毛氏故訓傳第所重不在此微毛氏後人不獲再覩全詩如魯齊韓氏無七月一篇豳風義更難通彼都人士無首章何由辨其為雅魯人云伏生之今文尚書功宜金鑄余謂毛詩可與差肩二戴記禮瞠乎後矣

毛詩尚多錯簡如草蟲之先采蘋鴉鳩之後蜉蝣候人楚茨諸詩決非變雅敬之小必體不類頌後人能辨正之斯有功

於毛氏若云百無一差強為之辭即毛氏何貴有此佞臣隋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以余考之申公有詁訓無傳義韋賢父子作相魯詩於是乎盛班固藝文志云三家中魯最為近余觀王式為昌邑王師治事使者責無諫書式云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可見魯詩之體亦主知人論世今所行申培詩說乃明陋儒所為且不知漢史所云申公無說矣

齊詩以匡衡為最故得解頤之稱翼奉所云五際之要已開東都讖緯其先亡宜也宋建炎中董道作廣川詩故自謂家



藏齊詩六卷目雖未經可斷其偽

斷章取義韓嬰獨得其傳今閱外傳十卷雖非原書大旨瑜

多瑕少文亦清剛可誦漢人著作存者寥寥是可寶也內傳

當更精純乃以專崇毛鄭之故遂至堙沒失傳唐宋儒者不

無過焉近代引經率以薛君章句為韓詩太傅之不幸也

管人句云讀詩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余于鄭箋小

有指摘非敢獲罪先儒也按康成註禮時未見毛詩其從學

馬融者豈曰心欽其品將以讀未見書耳毛詩大行于世鄭

箋之力也藉使得與蘭臺校書之列盡觀東觀仁壽閣所藏

其所著述當必大醇然關雎分五章實勝毛傳膠木指君子

為文王朱子集傳弗如而君子好仇施于中谷之失解亦不

能為之諱嗟乎有子邕之駁鄭即有伯輿之駁王經義無窮

詎能以一人之智罄其底蘊

鄭氏詩譜一見于孔氏正義再見于歐陽鄭譜補亡歐陽得

之絳州者或云係太叔裘註本按隋經籍志有劉炫註本炫

好作偽書竊疑鄭譜亦屬嫁名孔氏歐陽均為所惑

毛詩既行而建安黃初詩家各自有體晉尚清言先韓後毛

至梁武父子毛學益尊由其工詩故爾篤好然風猶近之雅

道衰矣按唐崇文總目如崔靈恩之集註孫毓之同異評其

書具備至宋藝志而六朝義疏無一存者果兵燹之使然歟

抑毀棄之有素也

孔氏正義允稱毛鄭功臣法度名物博考靡遺宋自元豐後



廢而不行邇來功令于朱子集傳外兼取疏義詩學可以大明乃經師門徒往往厭其煩蹟皮閣不觀有志者當不如是  
按唐書穎達字仲達考昭陵陪葬碑刻本字冲遠亥豕訛傳  
宜乎改正

成伯瑜毛詩指說竟無可採所撰毛詩斷章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心欲覽之而又不傳

昌黎謂序有可疑者三歐陽永叔承韓學者乃著時世本末二論以廣其說統觀本義其駁難毛鄭處言之鑿鑿已說間有未安然能不受前賢牢籠濬發後學靈府斯又集傳之先驅歟

安石新經有意與先儒立異則大本已失子雱壻下牽合字說鑿而且瑣更無足譏

穎濱詩傳先儒以為簡直而識囿方隅較之放齋詩說逸齋補傳王氏總聞則優耳不如李黃集解之詳可備考覈

鄭漁仲學識博奧而專詆小序陳少南議論名通而欲廢魯頌竊以為從事風雅無庸先立愛憎呂東萊讀詩記雖尊序太過其高超處不減明道先生精實處可亞朱子集傳惜乎篤公劉以下纂錄未竟然在孔疏後已為必不可廢之書

伊川云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言詩之道探其原矣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詩傳亦然今者家絃戶誦固無待末學推崇而循諷既久昭然發矇竊謂敦詩之家非徧觀漢後諸



書不知集傳之妙卽專讀集傳而不徧覽朱子文集詩序辨語錄前後諸說終無由心契其妙。朱子自云於說詩所得者少又云詩傳無復遺恨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前一條虛衷若谷之心後一條則明道立教不得不自任也。

朱子詩傳原序作于淳熙四年丁酉其時專依序說解詩後于壬寅歲序東萊讀詩記已云小序可疑且不自諱其舊說之短又八年爲紹熙庚戌題漳州所刊四經後直云衛宏作毛詩序懼後人之滋惑也蓋泥一家而失其本旨不若集諸家而正其大義朱子闡明經學爲能紹述孔孟者政在乎此馬貴與郝京山之徒反以改序爲譏試觀集傳中序不必是

而義猶可通者曷嘗不降心從之第淫奔諸什多用夾漈新說律以毛鄭之學不無牴牾若依孔孟斷章之義借以覺世坊民則亦無不可也使韓詩內傳猶存議者當廢然返矣朱子云文王未嘗稱王康王已下有頌風雅正變之說古無明文節南山正月諸詩或疑作于東遷以後楚茨十詩明屬錯脫鄭氏詩譜時世多訛真令千古稱詩者撥雲霧而見青霄。

輔潛溪童子問謹守師說王魯齋得朱子三傳之學所撰詩疑出奇無窮其毛詩辨云書授于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叅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秘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周孔二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閱此一條不得不歎爲稽古卓識白雲許氏名物鈔在元傑出熊天慵經說可觀詩學不如三禮梁友直詩傳旁通史稱其發揮朱子之學爲精而購之藏書家徒載其目

續孤樹哀談云明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皆鈔錄前人成書易則董楷董鼎董真卿詩則劉瑾書則陳櫟春秋則汪克寬經學難通奉詔且然縫掖之士童習之而白首紛如無足怪矣詩故疑問之類採摘一二恐其繁稱無當不復肆力

### 搜羅

余爲是書雖主毛詩而魯齊韓之幸存者未嘗不採雖宗朱子集傳而鄭孔歐呂諸儒之說不敢不參雖專以說詩而于諸經子史騷賦亦間有所發明雖說商周二代詩而于漢魏六朝三唐之作卽求爲之通貫材薄而緒多豈必皆當要以竭其區區之愚而已

詩序以風二雅及頌爲四始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其說是也史遷孔子世家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說稍偏矣參觀三禮左國合于行禮舉樂之節義猶可通又以關雎鹿鳴爲刺詩則視國史編詩同于已之謗書其失也蔽鄭譜以鹿鳴爲文王詩直以詩爲



世本其失也借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假四始而變詩為緯其失也誕

序以風賦比興雅頌為六義据周禮太師之教祇稱六詩又云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惟其主六德故可以斷章取義惟其協六律故不得重文義而遺音節朱子申明序義以賦比興為三經風雅頌為三緯間嘗推行是說賦比興主文義者也三經中莫妙於興魏晉詩不逮漢由興少也風雅頌兼音節者也三緯中以雅為主蕭梁樂章雖有十二雅之稱未合雅也

風雅正變之說其疑不可不破讀江漢汝墳行露野麇二南亦有變風讀淇澳蟋蟀列國亦有正風讀河廣敝笱宋魯亦有風讀常棣雖周公作亦為變雅讀節南山苑柳諸詩平桓亦有變小雅讀抑戒平王且有變大雅讀駟馬魯莊亦有頌讀振鷺有容杞宋皆有頌且周之頌本同容禮之容魯之頌轉為誦美之誦是風雅既兼正變頌亦可云正變也然而余頗自病其煩矣

詩非一體導揚盛治而亂即可憫也推美聖哲而不肖者即可刺也國風多刺淫者苦葉鶉奔之屬卽朱子不得不以為旁刺若云淫者必然自諱何以有求凰之搵奔者未必能詩何以有白頭之吟

以共伯之孝失解鄘柏舟而人表列之下下以曹大夫之忠



三傳俱沒其名而蜉蝣但云刺奢此說詩而慨焉三歎者也  
顧亦有快心處共和輔政共伯干位千古傳疑讀白駒黃鳥  
板詩知共伯卽為周定公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譙周以為突  
滑索隱疑其皆非讀丘中有麻知子國卽為鄭武無衣之王  
于興師明屬襄王大東之西人之子實指褒女不意曩哲如  
林尚多刺義以待後人闡發

詩名多取首句或撮篇中孔疏詳言之矣舉篇名而可以不  
失全旨者不過巧言文王公劉常武殷武數詩華黍由庚之  
屬小序乃以題字立義夾漈譏之良允如雨無正下武則漢  
人傳寫或訛如節南山則漢人為之增字據周禮外史掌達  
書名謂堯典禹貢之類然則國史編詩亦但有關雎葛覃之  
名而已因名生序相隔兩塵此中源委不可不察

小明小旻之類顯見其為編詩者所題鳴鶉公所自名專賴  
金縢餘詩則無一可徵若五子之歌讀篇首亦可知為國史  
所題據左氏春秋衛人所為賦碩人也鄭人為之賦清人國  
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許穆夫人作載馳其體雖似小序而當  
時未有序名卽傳之名亦起漢代故釋全詩之大義則謂之  
傳釋每句之文義則謂之故訓春秋說詩者亦多用故訓體  
如叔孫豹之於皇華叔向之於昊天有成命成鱣之於皇矣  
四章毛既仿古而為故訓豈其獨闕於傳義雖萇係趙人或  
有原本西河者要不過十之二三矣衛宏改傳為毛詩序愈  
失其真詳見余大小序辨其畧



天事難言術非專門第誌其畧

董子云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後之地理郡國志皆仿國風體為之然自漢迄今疆域有更山川無改此水經注之所以獨為可信也宋王伯厚為詩地理考足補集傳缺畧余欲世之讀詩者不出戶而知天下故於名山大川稍加論次焉

詩以行禮如關雎鵲巢之施於鄉飲燕射采蘋采蘋騶虞用為射節三禮有明文者更無勞余贅筆而辟雍之非取環水公劉之由於報祭執競獻尸勺詩裸獻配文明堂即為大禘成王賜禘而不賜郊惠公請郊而非請禘欲正千古之訛不得不騁一時之辨

詩為樂章故於豳風不信康成之說於南陔六笙詩不信夾漈之說於桃夭鵲巢楚茨猗那并不信戴記嘗祭無樂婚禮不用樂之說所愧者三分損益知漢史截管之泥而不能為后夔之和聲旋相為宮知京房改準之妄而不能效師曠之吹律徒欲脩笙匏塤土之八音仿特鐘編簫之古式昧源窮流何補於事

誦詩叶韻乃能感發志意朱子集傳多用吳才老補韻或自有所增益再觀楚辭辨證可以得其大概體之變者如離詩每句隔叶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兩字隔叶有瞽起二句分韻設業六句叶瞽字喞喞厥聲五句叶庭字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兩字可叶匪風飄兮一章平上去皆可叶惟清廟詩巧者



亦不能叶樂記云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未有定解有解見後十卷

余謂古人歌法失傳留心韻學亦可漸悟天地元音朱子語錄有云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唇齒上分不知喉舌唇齒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又云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如唐人和詩猶有韻相重處後人定不要一字相同却愈壞了詩觀此二條可以得辨韻之訣可以知作詩之本

世多輕章句之學余謂說詩當從章句始章句明而文義音節兩得矣昔人所悞集傳從而更定者如簡兮伐木行葦生民諸詩與夫周頌之章分數節誠為振古絕識後學得以依據而辨證焉若麟之趾振振趾叶子振叶麟當依螽斯詩作章四句又若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當於月字讀斷所謂先儒正其大者猶或遺其小者此類是也

鳥獸草木詩人緒餘孔氏正義援引甚詳雖朱子不能加也爾雅後家農師復作埤雅而家元恪之毛詩疏至今流傳故於集傳所缺間有補綴若睢鳩之情摯有別荇藻之芳潔可羞不敢襲前人牙慧

余說書禮春秋務從簡嚴於詩稍雜諧語將刪之矣復念詩號葩經漢匡衡後宋范處義有解頤新語元朱一齋有詩解頤恐立言太腐閱者不終卷而欲臥也先儒云已有知使人



亦知之豈不快哉持此寸心仰彼芳躅人其鑒諸  
康熙癸巳陽月望日陸堂奎勳書

弟 奕勳 男 載紀 同校 綸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

刪詩論

大小序辨

國風辨

周南辨

關雎 九則

葛覃 五則

卷耳 五則

樛木 三則

蠡斯 三則

桃夭 三則



兔置 三則

芣苢 四則

漢廣汝墳 共十則

麟趾 四則

讀召南 二則

鵲巢 三則

采芣 三則

草蟲 四則

采蘋 三則

甘棠 三則

行露 五則

羔羊 二則

殷其雷 三則

標有梅 三則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野有死麇 二則

何彼穠矣 九則

騶虞 五則

書二南後

陸堂詩學卷第一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一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周朱未象益  
李宗仁麟客

全校

刪詩論

孔子刪詩詳見司馬遷世家漢儒莫敢異論晉司馬彪乃云  
關雎既亂師摯修之隋經籍志襲用其說此亦原本史遷師  
摯見之之言而皆未覈其實唐孔穎達疑聖人於詩不容十  
刪其九歐陽詩本義曲護遷說謂以鄭譜推之有更一二十  
君而取一詩者由是而觀何啻三千余謂歐陽之說辨矣顧  
嘗考書緯所載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  
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存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則史  
遷所云古詩三千與書緯正復相類烏可据為定論與歐陽



又云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本  
在小雅常棣篇君子偕老章向有衣錦尚絅句是皆穿鑿而  
害於義馬端臨云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明白而旨意可考  
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無傳旨意難考而不欲臆說如馬  
氏言豈聖人於詩不視其本篇之文義體裁音節而反從序  
說爲去取乎然宋人之失易於駁正吾所駭者漢魏六朝轉  
相沿襲不知其說有何可取迺避不敢攻甚且爲之掘泥揚  
波鄭譜之說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  
事謂之變風變雅一謬也錄魯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一謬  
也降黍離爲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范甯之妄談也以豳風終  
變風思周公以反正王通之曲說也皆無其事而強屬之聖

人者夫周公制作已備六詩康昭而下隨時增益至宣王而  
吉甫史籀之屬皆大雅材不特王業中興詩篇亦於焉大備  
自驪山禍作周室東遷乃多散佚然趙衰之薦卻縠者曰說  
禮樂而敦詩書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詩  
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明乎孔子以前晉楚皆有詩  
可讀不得以季札觀樂師乙論歌指爲魯國所獨矣然余謂  
孔子雅言必據魯詩舊本而成於史克之手者則於鄭秦有  
風陳靈以後無詩而信其然不徒以闕宮新廟顯爲頌僖而  
作也拘儒說詩謂與春秋同例聖人貶周進魯傷變救正種  
種立異乃成其爲旋乾轉坤之作而非僅屑屑焉保殘守匱  
者庸知魯史所繫聖人固不得任心更置與魯論云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是則審音之精可以歸功師摯而正詩之事聖人未  
嘗不以之自任也余謂得所有二義一在施用之不僭然而  
孔子無制作之權辨論焉而已叔孫豹使晉工歌文王之三  
不拜歌鹿鳴三詩三拜雅有大小魯卿固能辨之晉人所不  
逮也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孔子以為示德三家歌雍以徹譏  
其於義無取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在大饗又以為中禮可見  
聖人於詩多所論正而不膠於一今說必謂頌屬宗廟雅屬  
朝會燕饗則非孔子所云得所矣一在篇次之不亂魯詩流  
傳自成襄迄昭定多歷年所其間錯簡勢不能不親加釐正  
今考鄉飲酒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孔

子所歎為和樂不流者一一與高堂生所傳儀禮相合則自  
二南已下必當如季札觀樂之序今閱毛傳鄭箋草蟲先采  
蘋秦先於豳南陔三詩後於魚麗又非孔子所云得所矣若  
謂孔子刪詩桑中溱洧淫者猶存豈反刪其貞者素絢唐棣  
體裁不備猶必究論其義豈反刪其全者有刪則必有增豨  
首為諸侯射節其文見於戴記宋元公賦新宮叔孫豹使誦  
茅鴟皆詩之有關於禮者何以棄而不錄且魯備四代樂大  
韶大夏掌在伶官豈以信而好古之聖聽其淪亡乃獨私於  
有商附五頌於周魯之末乎故謂孔子正詩可也謂孔子昔  
嘗刪詩此傳之者之妄也嗟夫周初六詩之教至洙泗而復  
興微獨七十子之徒比諸弦歌心知其義即孟子七篇最長



於詩荀卿著書猶知詩為中聲所止今乃於孔氏之傳無從  
寓目學者所為歎息痛恨於秦火也雖然自竹而帛而紙自  
篆而隸而分愚者昧豕魚烏虎之訛智者綜魯齊韓毛之異  
風混於雅雅混於頌甚而以序先經以經合傳積漸使然豈  
皆秦火之咎哉大易固不經秦火者也繫傳說卦頗雜九師  
之易象象傳文言糾紛錯出乾坤乃岐為二體近人無論不  
知孔子之易并不知有朱子之易蓋經學之荒蕪久矣

### 大小序辨

詩有傳而無序其謂之序者劉向杜撫發其端而終成於衛  
宏然亦有小序無大序也大序之稱原於皇甫謐沈重而終  
成於蕭統之文選何言之漢藝文志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蓋即此三百五篇之詩而國風分為十五雅分為二頌分  
為三謂屬西河舊本則可耳若以傳習之傳轉為訓傳之傳  
毛公先儒不應如近世詩傳詩說嫁名子貢申培以欺世也  
家元恪毛詩疏謂卜商六傳而有魯國毛亨是為大毛公享  
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為小毛公釋文別作毛亨於古  
皆無徵按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皆同毛詩獨  
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又在其外可知大毛公本自  
有傳別出一卷附尾今所存篇題及小序首句是也故訓傳  
三十卷乃成自小毛公萇者但萇既為河間獻王博士叅校  
古經則於大毛之傳或有乖悟亦不能已於改定矣石林葉  
氏謂古書未有無序者余謂周秦之書不聞有序孔子序卦



傳乃次卦之先後非序易之大旨與雜卦傳等耳古文書序本出安國不得以誣孔子而安國自序先儒并疑其文筆不類西京司馬遷史後作序揚雄法言效之猶未離乎篇目也淮南子要畧亦在卷末惟劉向校書撮其旨意標諸卷首序之體於是特殊彼所著新序度必有近綜秦漢遠覈詩書者惜乎今皆失傳南豐所校特說苑之緒餘而於新序無涉也康成鄭氏謂毛公以序分寘篇首夫經傳錯綜馬融之失故創為此說以自文而鄭氏篤信之實則改傳為序乃東漢之衛宏於毛公何與焉宏嘗從扶風杜林受古文尚書妄謂詩書一例書序既可先經詩序何獨不然又爾時健為杜撫善韓詩所著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奉為杜君法而宏受毛詩於九江謝曼卿欲與杜抗因之敷衍傳義改稱詩序范曄云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雖推許太過烏得謂斯言臆造哉若云作自子夏子夏論素絢而悟禮後猶子貢論貧富而悟淇澳游心句外故孔子許以言詩豈當其作序不學聖人之通反從講師之固乎戴禮載孔子閒居數與子夏稱詩子夏與魏文侯論樂其所引詩率與序說不合且子夏業已有序咸丘蒙引用北山不當如是大愚而孟子亦覺詞費又爾時未遭秦火檜魏之君公臣民何以一無援據異於列國通例無將大車說本荀卿彼都人士襲用公孫尼子絲衣靈星明引高子彼已自張漢幟不復匿瑕而小雅多刺宣詩無刺厲詩楚茨以下十詩皆為刺幽而作康王周之令辟獨無雅頌



此其害義尤甚者若之何而刻畫漢儒唐突卜子也余又考鄭氏詩箋今所稱大序者仍在關雎序內皇甫謐作三都賦序漫云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梁博士沈重乃謂大序係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於是昭明文選直標子夏詩序簡文湘東從而附和之牢不可破夫大序之言醇多疵少縱不若小序之支離穿鑿然反覆尋味言詩言風雅頌言六義四始猶是毛公之詁訓傳耳若風雅之有正變二南之分繫二公疑亦衛宏之所增益蓋猶未純乎毛氏之舊而可遽指為西河之筆乎長孫無忌作隋經籍志雖謂詩序子夏所創顧尚有疑辭至歐陽修唐書藝文志首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卜商集序二卷則以歐陽之絕識而拾昭明

之唾餘後雖悔之不可及已昔劉勰身為梁人所作文心雕龍自辨騷詮賦以及議對書記無體不論其源委而獨置序不言彼見昭明所選詩書二序皆屬贗鼎與其言之而賈禍何若缺之以寓意乎嗟夫儒者之學格致為先格致之功知言為要我於古人書先不能剖判真贗則於異同得失之交焉能抉摘盡致哉唐惟昌黎能疑序不作於子夏宋惟考亭能信序纂成於衛宏由其中有卓見故能言人所不敢言無嫌乎立異也不揆諸道而欲盡反古人或但堅持師說二者無一可矣

### 國風辨

風之為義大矣哉易重巽為風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



事帝舜之命臯陶者曰四方風動康王畢公之命曰樹之風  
聲是即詩序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之義也久而不泯則為流  
風自上及下則為風俗蓋周初六詩之所謂風者其義取此  
厥後王澤既衰列侯失德詩人有所譏刺如新臺雄狐株林  
之屬國史亦附錄之以昭炯鑒由是風轉為諷而說經者沿  
流昧源甚至闕雎雞鳴蟋蟀鳴鳩皆為刺詩愚謂義主風刺  
則變雅亦有然者安得第以訓釋國風哉序說云以一國之  
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  
風既分域而二雅統言以為有廣狹之別其義猶可通也服  
虔鄭玄乃謂王朝為雅侯國為風夫風教之權豈有不操之  
天子而專屬之諸侯者古詩即多散失今就所存者而論之

擊壤之歌唐風也南風歌雖帝舜自作亦可目為風五子之  
歌其意雖風刺太康而遠規陶唐上尊皇祖其體固當入雅  
夏人歌出尚書大傳真贗未足憑若箕子麥秀伯夷採薇之  
歌宛然黍離兔爰也孰謂王朝例有雅無風哉釋文拘泥漢  
說以二南為正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而詩中若淇澳  
緇衣者序說皆以為美則義有不合孔疏乃遷就其辭曰王  
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衰諸侯有變風其意蓋以天子不能  
統諸侯而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故槩斥為變風嗟乎王朝之  
例既有雅而無風列國又不得自有正風是則六詩之中直  
可廢風之一體而天子諸侯均不得司風教之權矣何其說  
之繆戾乎宋程大昌著詩議十七篇謂無國風之目夫詩之



陸堂詩學卷第一  
七  
有風見於周禮樂記風之分國以繫其來已久季札聘魯而  
觀樂韓宣聘鄭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其明徵也邠鄘亡國不  
沒其名豳岐先公所都是亦為國且六義四始詩之綱領非  
如五際十占出自緯書雜說而程氏槩斥為妄未可稱善於  
別裁者矣朱子云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又云風雅頌之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是二說者  
吾徒當奉以為著蔡其他紛紜同異之論如飄風鳥語過耳  
不留可也

### 周南召南辨

周召以地言不以人言鄭譜亦知二南所編例同十三國風  
而以周召為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矣乃因詩序有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之說臆造故實謂文王遷豐以岐陽為周  
公旦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按史記燕世  
家周召分陝在成王時按魯世家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則  
受采當在武王時孔疏以樂記為證今所傳樂記與明堂位  
出自馬融採摭有失實者就所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則已在伐商南還後矣或云周本紀武王克商祭社周公旦  
把大鉞召公奭贊采其時已稱周召試觀紀中有云衛康叔  
封布茲者豈武王初克商康叔已封衛耶愚謂公旦之稱周  
公保奭之稱召公從采地而得名非周召之地反從二公得  
名也於經召無明文繇之周原膺膺自古公遷岐而已著矣  
序之以周南繫周公者其悞蓋亦有因漢儒謂文王已受命



稱王例當有雅無風故強繫之周公而不知其義之難通也  
召南有甘棠一詩猶可繫之召公周南十一篇据小序亦無  
一詩屬公者關雎葛覃卷耳用之射燕鄉飲酒制禮作樂皆  
由公始乃侈然上掠厥考之美有是理乎或云周公既沒而  
國史繫之此論可施於豳風不可施於周南周南文德也而  
其稱南者何也或据鼓鐘詩以雅以南春秋傳見舞象箛南  
籥以為南樂音也非如序說之自北而南也愚謂呂氏春秋  
向有是說而詩與樂之源流實不如是文王國於雍州梁荆  
豫徐揚以次被化成王營洛後東都亦稱王畿當時所採之  
詩決不如此寥寥而即今本所存漢廣採於荆汝墳採於豫  
江沱採於梁已足想其風化之肆訖然周南詠歌文德并不

及武召南則間載成康以後之作今試紬繹其詞父母孔邇  
言之親切文王必無恙也召伯所茇既沒而思不在康王之  
季乎至若何彼穠矣世次尤後蓋二南於對待之中有相承  
之義讀詩者烏可日習而不察也鼓鐘所云以雅以南由後  
人以二南詩入樂詞與雅異其音故殊而編詩者之命名猶  
夫十三國風之各從其地爾象箛南籥孔疏云皆文王樂而  
有武舞文舞之分据戴禮下而管象箛與管同以為象用兵  
時刺伐而指云武舞者非也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蓋亦不  
能定其節舞之詩必在今本以內然而象箛南籥必由周公  
名之又可證周南諸詩不當舍文繫公矣或又云八風寒燠  
異德惟南風長養萬物文王岐周之化似之故不稱風而稱



南此其說至淺不足辨獨惜宋之儒者極言西伯稱王改元之妄乃於周南繫周公之說沿襲而不覺其謊夫所貴乎詩者豈徒留王者之迹直欲以闡聖人之心春王正月本時王也說春秋者強屬之文王周南本文王詩也序詩者又移而下屬之周公說經而經亡當仁不讓是後學之責也夫

關雎 九則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孔子而言關雎是魯詩之祖也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臣瓚以為魯詩按史漢儒林傳皆云申公有詁訓無傳義然則後之為魯詩說者不惟失孔子之傳抑亦反申公之舊矣

司馬遷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於下關雎作於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馬揚於詩原非專家其以為諷刺固宜東萊呂氏讀詩記關雎正風之首魯齊韓三家乃以為刺余按其實亦未然朱子於漢儒獨取匡衡之說衡固學齊詩於后蒼者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其語本薛君韓詩章句然章句之去太傳遠矣試觀韓詩外傳載子夏聞孔子語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則毛傳何嘗不本之太傳太傳何嘗不本之孔子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觀此則序所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均非毛公本旨而屬後



人妄增矣鄭氏箋詩其異毛者不過十之三四乃於開章第一義泥左氏怨耦曰仇語謂淑女指三夫人以下好逑謂和好衆妾之怨者遂至左右友樂盡失其解真犯孟子以文害辭之譏

豐坊偽作子贛詩傳謂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此衛宏牙後慧也何所取而復襲之湛若水云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似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為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其論可以解頤鄭箋亦有當從者如此詩分五章章四句則雎鳩苜菜兩興相對且洲逌流求本屬同韻求之不得一章情長節短末二章据已得言其調平緩而但舉苜菜不應雎鳩尤合古人參

### 差章法

補傳畢公作關雎謂本之張超按後漢文苑傳不言超長於詩今說作於王季舊宮人亦未為允此宮中女史所作與齊風雞鳴相類寤寐反側琴瑟鐘鼓皆代寫文王憂樂之情美心曰窈美容曰窕見揚雄輶軒絕代語其詁訓頗勝毛公寤寐思服服音蒲北切即康誥所云服念也與輾轉反側句皆疊用四字絃歌者每字一頓故節雖短而音仍和琴始伏羲或云始神農未可臆斷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知以五絃配宮商角徵羽至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揚雄琴清英謂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者非也陳暘樂書謂聲不過五小琴五絃中琴倍之十絃大琴四倍之二十



絃深闢七絃之琴有害古制則愈舛矣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樂書五十絃大瑟也二十五絃中瑟卽頌瑟也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蕃蕃羸也据莊子文子二書當以二十五絃為正世本倕作鐘說文秋分之音也呂氏春秋倕作鞀鼓鞀風俗通以鼓為春分之音似是而非當從唐樂志作冬至之音

葛覃 五則

東萊云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其說與朱子畧同鄭箋泥小序在父母家一語甚至以葛之延蔓谷中喻女之形體浸浸日長何其擇焉不精也

因葛覃而言黃鳥賦中亦有興焉服之無斃据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書葛以為君子朝廷夏服則不止后妃自服矣末章意重歸寧具見后妃德性言告言歸無專制也薄汚薄澣雖儉而亦致潔也害澣害否似乎促迫實則暇豫也熟玩之知亦女史所作

余嘗病世之讀詩者文義之不知何有於音節顧唇齒喉舌今人猶古人也有心者自悟之耳偶閱漢樂府瑟調曲飲馬長城窟行末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艷歌行末云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皆換韻兩疊以煞尾此詩正相彷彿乃知漢人猶解音節也然則關雎亦瑟調之平者與卷耳其瑟調之清者與



鄭康成王子雍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陳氏樂書据闕睢鐘鼓樂之及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以駁之余謂既以樂言自當兼脩八音若第云房中歌曲則琴瑟傳壹可也若云房中之詩則雖女史徒誦無不可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卷耳 五則

淑女好逑尚為思賢共職之說寘彼周行依据左史則所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又何怪焉然余每歎漢儒說經多所迎合西狩獲麟何休指為漢高之祥光武好讖七經論語盡成緯書此猶媚人主也自呂雉稱制而東朝無不干政者序說於關雎八詩知有后妃不知有文王嗟乎曲學阿世豈獨平

津一人哉

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歐陽子亦嘗辨之乃不能盡脫坑塹謂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偽魯詩說指為慰勞行役之詩夫風之為體懷人者多二南中汝墳草蟲殷其雷皆是也而始自后妃篤念君子其義千古不刊

毛傳於首二語云憂者之興也余謂全詩皆興非鋪陳直叙不得云賦也采卷耳而懷人屬后妃一邊即家士衡詩所云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也陟彼崔嵬可云登高望遠我馬則何至虺隤而玄黃竊謂二三章兩地並舉上二語言君子於役馬煩車殆也下二語乃托言酌酒以解已之離憂班婕妤好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猶此意也升菴統指君子未是未



章專指行者不獨馬病僕人亦病而吁嗟而已之懷思見於  
言外章法入妙深於詩者當必絕倒予言  
鄭夾漈注爾雅謂卷耳非蒼耳即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托  
興之意取其蔓生說猶可採若張氏謂臬耳釀酒所須則泥  
酌彼金罍而失詩之大旨  
阮懔禮圖云六罍受一斛据馮復京名物疏則罍止有五山  
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家農師三禮圖云兕觥受七升据許  
慎五經異義則觥止受五升

樛木 三則

美后妃之不嫉妬舊說皆然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詩說詩  
傳乃云南國諸侯歸心文王豈岐豐獨無南境乎玩其音節

與桃夭鵲巢詩相類蓋亦房中歌曲也

箋以君子為文王東萊呂氏從之因舉漢成之於飛燕隋文  
之於獨孤以為反照集傳直指后妃或疑古來無此稱謂第  
觀易云其君之袂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君可稱亦何疑  
於君子然從東萊說意味較長而后妃之不嫉妬仍未嘗不  
包舉在內即論編詩之體亦宜先美文王次及后妃  
履祿也用毛傳而義未足易云視履考祥福履二字殆隱括  
之葛藟縈之說文作縈謂着花也

螽斯 三則

大雅思齊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序說更無可疑  
宜爾之爾指螽斯非獨比體宜然蓋子孫衆多較羣處和集



原進一層

螽斯即斯螽朱子語錄亦嘗言之釋云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明非莎雞蟋蟀矣不知幽風傳中何以引用程氏一物異名之說

桃天三則

集傳推美文王本諸大學是亦魯詩也詳見余魯詩補亡

魯詩說謂鵲巢諸侯嫁女桃天仍美后妃終始婦道豈知二南詩每章遙對以桃天對標梅斯得矣若舉以對鵲巢儀禮合樂三終孔子時有行之者鵲巢之與關雎對待相承何莽莽而好為異論

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婚蓋

先王制禮謂必若此乃無妨農事而非拘於陰陽五行也周禮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文之意謂是月促民嫁娶其家貧乏者雖殺禮可也禮以不聘為奔故下文即云凡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豈淫奔之謂乎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此亦鄭箋所本按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在秋九月王姬歸於齊書冬可知婚期定於仲春其論未允桃天二語東萊謂因時物以起興且以比其華色得之

兔置三則

墨子書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與伊尹負俎太公鼓刀皆出好事之口詩說襲用其意而以



兔置為比集傳以為興是矣乃云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  
可用猶如此則又未免似賦愚謂上一語即曹植所云開天  
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也純屬興體干城腹心豈真雉兔  
中人哉

公侯好仇鄭箋仍泥怨耦之言解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  
和好之朱子既依毛公善匹之訓兼用漢書董仲舒贊伊呂  
乃聖人之耦以實之說經之道固宜縝密如是  
朱子舊說云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亦  
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采芣

四則

韓詩序傷夫也劉向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終不聽而作采芣芣謂采芣雖臭惡猶始於採  
之終於懷禎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六朝皆主其說  
劉峻辨命論冉耕歌其采芣是一徵也然以為蔡人妻作去  
文王則遠矣余故仍從毛義

王肅引周書采芣如李出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  
人所得采亦覺詞費試觀本篇薄言採之即可證為車前  
王肅以關雎至采芣八篇為后妃房中之樂於古無徵余謂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二南之詩房中皆可歌誦鄭  
氏註燕禮其說亦然  
有樛木之不嫉妬即有螽斯之多子孫有桃天之宜家室即  
有采芣之樂有子此編詩了義也偽傳以為鬪草見與兒童



隣矣

漢廣汝墳 共十一則

女子好遊王政酷烈不謂之變風得乎不可求思父母孔邇是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也說詩者但當就此推想文王反身之化服事之心必謂二南皆正風則固矣按諸書皆言漢有二源黃氏日抄云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以余考之東漢水即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沔經漢中郡至大別入江西漢水鑿山數重達朝天嶺下遶閬中同巴水東行入江別名嘉陵江以其同出嶓冢各自分流故有東西之名易氏云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

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江漢分流其間至是合流王伯厚云作詩者在江漢合流之處吾故曰漢廣採於荆詩人蓋因漢及江也

韓詩於漢廣最多謬說薛君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則已近於屈原湘君夫人之歌宋玉高唐神女賦矣外傳云孔子適楚處子佩瑱而浣使子貢三挑之尤為侮慢聖人惟所引不可休思足正息字之訛

不可求思直寫女子之貞而喬木起興江漢為比男之不敢犯禮以求即在言下此詩與行露野麇遙對讀者當悟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歐陽本義云子之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亦所忻慕焉也其



說小變鄭箋而集傳亦承其悞愚謂于歸義同桃夭据東山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左傳反馬杜註送女必留其送馬則言秣其馬正指嫁事而言詳味詩意蓋卽犢沐雉飛之感故雖變而不失其正若作從旁效其殷勤佻達何啻鄭風末四語三章通用麟趾殷雷其體皆然蓋卽漢魏曲後之趨不可方思方叶罔與廣字為間韻

水經注汝水西出魯陽縣大孟山西即盧氏界其水經堯山西嶺下分流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洧水一水東北出為汝水地里志故云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又云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也王伯厚云魯陽今汝州魯山縣一統志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非是志又云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地道記汝南有陶丘鄉卽詩所謂汝墳皆傳會不足憑而汝墳詩之採自豫州固無疑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妻作言婉而莊誠非大夫妻不能作也嚴華谷襲王氏說以親伐薪而斷為庶人妻烏知遵汝二語本屬興體

薛君章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之祿仕後漢周磐誦此詩而就孝廉之舉若使子夏業已序詩漢人何為守此曲說

王室如燬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父母孔邇余謂詩美文王一語便足後世頌德稱功連章勸進真婦女之不如



麟趾 四則

麟趾固闕睢之應而亦螽斯之推也子孫宗族皆仁自武周而二號而召畢何所不該思齊篇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同一指歸但雅則主賦風則主興耳

孔疏不知興義乃謂黃帝堯舜致麟文王時殷紂尚存四靈之瑞不能悉至較量辭費漢章帝時麒麟五十一見吾未信獸中之麟難於人中之麟

或疑貞觀之政幾於三代之治伊川云闕睢麟趾之意安在此可見周南為王化之基

是詩比之琴瑟麟之趾振振猶夫螽斯羽詵詵今當作章四句

讀召南 二則

公羊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序說之所本也愚攷諸經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之為西伯不待讀甘棠詩其說信而有徵若周公之為伯當在三年東征與夫留後治洛之年而詩書皆稱公不稱伯且營洛之初東伯已有其人召誥云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邦伯者方伯也在同姓康叔為諸侯長在異姓太公受命專征則未知當時為東伯者太公與康叔與愚謂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語見王制王制本漢文時博士所作即以公羊為据而周公之為東伯於經實無明文也水經注郡國志皆云周召分伯在漢弘農郡陝縣集古錄以



陝州石柱為憑其言尤失實朱子嘗疑陝東地廣陝西只關中雍州之地未免不均夫漢儒當諸經煨燼之餘無從參攷亦何怪其多所牽合今則六籍大備異同得失不難自我折衷蓋詩已顯題為南而說者猶證以東西之說宜其如鑿枘之兩不相入耳然以周召為二伯此猶無害於義若謂召公當文王時即能為文日闢國百里則文未免隣於操懿而召公亦不過荀彧高柔之屬大非後學所敢安也据尚書傳史遷周本紀文王伐崇作豐年已九十有六越明年而即薨何暇以岐地分賜即召公亦何暇為文施教而二書尚可不信獨不觀君奭之篇乎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天散宜生泰顛使召公當時業已受采施教周公何無一語齒及也說詩者知文王以西伯終身化被南國召公能繼其職奕世丕顯則雖甘棠一詩實美召公猶當繫諸文王以昭臣子讓善之義乃舉鵲巢十四篇統而繫之召公顛倒紕繆亦云甚矣召南且然况乎以周南繫周公哉

孔穎達正義云召是周內之別名其說無徵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余謂以召為邵從食邑而增也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采邑傅氏因云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國志注又云雍召穆公采邑按宣王時申伯營謝仲山甫食采於樊皆近東都江漢詩錫山土田則王屋之采正召穆公虎所加錫者何



地志之顛倒紛紜

鵲巢 三則

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孔氏雖引緯書頗得發興之義鄭箋鳩有均壹之德劉勰雕龍亦云鳩鳩貞一故夫人象義今說但取性拙是有鑒於牝雞龍漿之禍而不知德功之餘容言並飭固不徒教之以拙也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郊特牲云然按二南中關雎桃夭鵲巢何彼穠矣孰非新婚之詩有詩無樂余未敢信

采蘩 三則

或說諸侯夫人勤於親蠶蓋本七月毛傳蘩以生蠶驗諸吾鄉未見以白蒿覆蠶種也菹類有七蘩與其中詩人偶舉以起興耳

采蘩采蘋皆與葛覃遙對葛覃以歸寧為孝采蘩采蘋以奉祭祀為孝孝與貞婦德之大綱也曰儉曰勤抑末矣此夫人承祭之樂歌何以用諸鄉飲酒射燕禮蓋歌詩必類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間歌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文義皆合若合樂則改詩為譜不主文義而主音節故鄉國可以通用即降為士之射節亦無不可

草蟲 三則

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草蟲與卷耳相對朱子詩序辨云疑亦夫人所作篇中無以禮自防之意誠然但草蟲阜螽



陟山采薇愚謂皆屬興體  
說文覲遇見也疊此一語蓋見久而遇暫也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見曹氏放齋詩說所當改正以合儀  
禮篇中兩言陟彼南山與周南之南有樛木雖屬興體而南  
之主地言不主音言亦可意會篇題既曰召南當次甘棠之  
後

采蘋

三則

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蘩括此詩而首云濟澤濟水溢為滎澤鄭之滎陽也詩當  
採自豫州

有齋季女四字通章歸宿如僧繇之畫龍點睛

按婚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宗  
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然則奠於宗室牖下而季女尸之當美將嫁之  
女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雖据射義似亦未的

甘棠

三則

思其人猶愛其樹左氏說詩如是足矣史世家云召公巡行  
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其政懷棠樹不  
敢伐作甘棠之詩王吉劉向皆學韓詩又從而甚之謂召公  
述職當民蠶桑時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劉  
元城駁云是為墨子之道余謂思召公而假甘棠以立言是  
六詩之妙於興者甘棠尚不必泥何況樹下云云



陸堂詩學卷第一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壽安今河南宜陽縣大抵古賢名蹟爭相引重地志之訛不足置辨吾所信者此為周人美召伯之詩而已  
召伯所說爾雅注作稅側界切蓋謂稅駕之所

行露 五則

序云召伯聽訟也以一詩而牽合數詩小序通病竊謂行露以下皆南國詩與召公無與如舊說何以教行於女子而反扞格於丈夫

列女傳申人女作申國在南陽宛縣是亦豫州詩也劉傳本韓詩雖難盡信亦不盡出於鑿空

詩三百篇五言者少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余謂體既變而語皆巧當屬康昭以後之作野麇亦然  
行露野麇視漢廣之男女知禮其風變矣編詩之意以二南為房中歌曲故取此二詩見雖遇強暴之男而女子自守尚當若此其貞孔疏乃云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女既貞信而男猶強暴亦為不善說經者矣

厭浥行露露疑路字之訛謂行多露興也雀角穿屋鼠牙穿墉義當屬比

羔羊 二則

詩美大夫向無異論鄭箋以退食為減膳則泥序所云節儉而失之安成劉氏曰猶周南之有兔置也



胡新安曰縫之突兀謂純有界限謂緘合二為一謂總五義無考戴侗云疑皆絲之量數嚴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按百里奚稱五羖大夫其義亦主節儉此嚴說所本第觀鄭風三英粲今則戴說為優蓋英裘有紉或五或三皆約略而言之

殷其雷 二則

殷雷為草蟲之屬猶汝墳為卷耳之屬詩說以為武王克商諸侯就館終南詩傳又云美召公何異白晝譚夢

時解以雷之有定在興人之無定在山陽山側山下統而觀之則亦無定在矣六義中惟興難言有以物者有以時者有以地者有兼物與時與地者有有因者有不必有因者兼時

與地而不必有因者殷雷是也有興於始者有於中於末者有全篇皆興如卷耳甘棠之屬者夫意有難言言有難盡或從空結撰或假借以轉折收繳使人讀之似比似賦而不覺其為興是乃深於興者也六朝人惟劉勰深知興義其論詩在鍾嶸之上雪山王氏詩總聞云賦比興三詩皆亡風雅頌三詩獨存自謂加功三十年吾不知其鑽研者何義也

標有梅 三則

遲歸有歎女子之情聖王弗之禁也然以視桃夭抑亦風化有關矣小序男女及時強欲比而同之何居

戴岷隱續紀云女父擇婿之詩姚承菴疑問服膺是說余謂女父相攸則暇豫矣何心而急皇如是



標梅雖曰興體然觀秦風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璣疏据爾雅釋梅為柟可知關中無梅漢修上林苑乃移植焉而此詩固採於梁荆也

小星江有汜

共八則

二詩與樛木螽斯相對而江汜則愈降矣愚嘗讀易歸妹卦深歎周孔聖人以六爻括盡古今婦德女行讀二南者亦當從此而識編詩之意

小星一詩有三益焉使后夫人聞之則知恩宜下逮可免專房方輦之羞使天子諸侯聞之則知嬖寵不可並嫡而無周幽晉獻之禍使女御聞之亦知才色不足恃義命所當安而昭儀殺女之毒與侯夫人自縊之愚可以積漸消融矣

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噶噶即桺也据鄭箋心三月在東方噶正月在東方見不一時詩人亦約畧言之無定屬也抱衾與裯箋以裯為牀帳得之孔疏詳引內則註中五日進御之序文雖煩碎義猶不失章俊卿謂使臣勤勞之詩豈以登高能賦之才乃甘為此巾幘語耶

寧都魏際瑞詩經原本極論切韻謂昴之叶畱未知所据毛傳參伐也昴畱也孔疏引元命苞昴之為言畱言物成就繫留是也余謂星名古皆象形參象旗畢象魚义昴象畱畱以承梁之空故昴一名大梁而後人又改稱昴史記律書北至於畱言畱不言昴是詩人本用畱字而漢人書為昴也

言江源者祇据禹貢岷山導江為說江陰徐霞客云河源星



宿海在崑崙之北江源犁牛石在崑崙之南佛書謂之旻伽  
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  
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山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  
經麗江雲南烏蒙至叙萬餘里岷山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  
蠻獠溪洞間世人從未問津故舍遠而宗近寔則岷之入江  
猶渭之入河不可指為江源今志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  
湖烏蒙而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志雲南麗江者祇知其  
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也霞客親歷崑崙南  
境為說甚詳今載江陰縣志

朱子謂江汜即今夏口而余從李氏說以為詩採於梁州者  
何也按爾雅決復入為汜小洲曰渚岷江由成都府茂州西  
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乃入湖廣荊州府  
歸州則梁州之域其為汜為渚者多矣爾雅江為沱郭璞注  
引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水經注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  
之所鑿也詩當指梁州之沱而言  
若無美媵之說吾將疑為若蘭之迴文連波之悔過小序可  
從特賴篇中之子歸句耳

野有死麕

二則

箋疏皆以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如玉無字可通試觀古辭  
陌上桑後人猶可擬作不必羅敷自道其貌美而操潔也  
次章以三語興一語其體甚變末章意則貞而語近諧吾故  
疑為康昭以後之詩



何彼穠矣 九則

此詩謬說尤多毛傳訓平為正以為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疏謂平王猶書之稱寧王後人并以齊侯為齊一之侯皆惑於東周無雅并無正風之說而強為之辭

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說尤支離

魯詩說云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魯莊主婚以桓王之妹嫁齊襄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按齊襄有鳥獸之行王姬亦不終歲而卒其詩烏得列於二南

考索云刺詩也謂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其說非是又云二南不徒西周之詩東周亦與焉其說固是然以齊侯之子為諸兒則仍非也

竊謂齊侯之子桓公小白也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於齊其時桓公霸業已成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則不失親迎之禮詩所以夫婦交美也而王姬謚共與肅雍之義甚合且齊風終於諸兒刺惡也繫桓詩於二南褒美也魯史既躋僖於頌桓公實能膺方伯之任而繫諸召南之末似有微意存焉聲音節奏近於鵲巢曷不肅雍尤能揭婦道之要則以是詩為房中歌曲更無遺議

王魯齊以二南相配欲斥甘棠野麋及此詩愚謂統觀三百東周不惟有雅兼且有南賴此一詩可破漢儒曲說奈何而欲斥之若謂甘棠宜別屬則題為召南者更無因矣



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立文甚拙而可信為衛宏手筆蓋宏嘗著漢舊儀范曄禮儀輿服志多採其說漢書禮志二百唐棣桃李釣緡皆興之似比者

騶虞 五則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賈誼新書云爾小戴射義騶虞者樂官備也魯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注莫有易者朱子詩序辨中亦存是說終不及毛義為長

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與海內北經林氏之騶吾滑稽傳東方朔所云騶牙似屬一物而形狀則言之互異明宣德四

年滁州獲二騶虞獻之朝今觀夏原吉賦序一一與毛傳合可知漢儒中未有如毛公之博核者

壹發五豝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亦本賈傳此解未嘗不見禽獸之多而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更與下文騶虞關照較勝集傳所引中必疊雙

樂記武王散軍郊射左射豝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墨子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二說皆未可從蓋文王時詩成王用以為射節耳末句與麟趾同調虞字與嗟字相應古韻虞麻本通何必牛霞五紅一字兩叶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夫惟瑞獸斯足歎美也豈所施於賤官耶



陸堂詩學卷第一  
關雎應以麟趾鵲巢應以騶虞好言瑞應亦是漢儒習氣且騶虞本文王詩列於野麇彼穠之後疑非孔門舊次然而修齊之效馴致治平中和之量可該位育其理不爽其說自可從也季子札於二南乃有始基未也勤而不怨云云竊謂爾時所歌必汝墳殷雷之屬若關雎鵲巢騶虞諸詩久為燕射樂章札豈至魯而後聞哉

### 書二南後

讀二南而仍不免牆面則奈何陸子曰是尚不可泥詩求况序說耶周南十一篇舍兔置麟趾則皆言婦德也召南十四篇甘棠羔裘騶虞而外亦然然而至聖庭訓所重不越乎此蓋修身刑家自天子至庶人與有責焉桃夭之女子善學后

妃必由於兔置之賢人善學文王內有尸齋之季女外必有羔裘之大夫未有陽不倡而陰能和者士君子終身隱約苟能孝友仁義推行不倦如汜毓之兒無常父張公藝之九世同居即謂麟趾之應可也許攷之猛獸擾庭董召南家之犬乳雞哺不謂之騶虞之應得乎吾故讀周南得一法焉文王我師也公明儀豈欺我哉讀召南又得一法焉不必篇中皆有文王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 陸堂詩學卷第一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邶 鄘 衛 說

邶 柏舟 六則

綠衣 四則

燕燕 日月 終風 共十則

擊鼓 二則

凱風 二則

雄雉 二則

匏有苦葉 六則

谷風 四則

式微 旄丘 共六則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



簡兮 三則

泉水 四則

北門北風 共五則

靜女 四則

新臺 三則

二子乘舟 二則

鄘栢舟 三則

墻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桑中 三則

鶉之奔奔 二則

定之方中 五則

蝦蟆 二則

相鼠 二則

干旄 三則

載馳 四則

衛淇奥 四則

考槃 二則

碩人 四則

氓 四則

竹竿 三則

芄蘭 二則

河廣 三則

詩經卷之二十一



伯兮 三則

有狐 二則

木瓜 三則

書邶鄘衛後

桑中篇續論附

陸堂詩學卷第二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二

平湖陸奎勳聚緜著

松江姚廷謙平山全校

邶鄘衛說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鄭譜云然顏師古亦從之班固據書序謂康叔始封即兼有二國鄭氏以地大非制并兼當在後世子孫夫合邶鄘衛三國遠不及齊太公賜履之地康成何為而致疑焉胡雙湖乃云周夷王時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地按牟伯至貞伯六世皆為方伯頃公德衰不監諸侯有賂王復爵之事而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則胡氏之說不如班史足信矣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觀此則康叔之兼有邶鄘更可無疑邶鄘



地既入衛其詩又皆衛事而繫諸邶鄘其義有不可曉者安  
成劉氏謂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朱子則云詩有鄘音  
者繫之邶邶音者繫之邶如劉氏說猗嗟刺魯莊作自齊人  
則附在齊風匪風思周道作自鄘人則列諸鄘風皆其例也  
朱子所云亦非創論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於飛  
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  
以興本於呂覽詳於劉勰之文心雕龍後儒多祖其說余謂  
武帝樂府祇詠漢事實總趙代齊楚之謠遼作大樂以用七  
聲者為北調用五聲者為南調今依毛詩之序而解之固不  
能外地與音之二說然而既經秦火豈無錯簡就中若式微  
泉水載馳河廣并雜黎邢許宋之詩崑山顧寧人直謂邶鄘  
衛分自漢儒非復孔門舊次其見甚卓可以息同異之喙余  
有取焉朱鬱儀詩故云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  
致意鄙哉言乎邶鄘衛三詩雖分實合自季子聘魯觀樂已  
然北宮文子論威儀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第云衛詩不云  
邶詩是又一徵也已

邶栢舟 六則

變風首邶不與衛之并小程子說也嚴氏以為莊姜失位乃  
二南之變故以邶為變風之首皆不可從元城劉氏曰以其  
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其義固當但今詩之次已非  
孔氏之舊亦不必槩為推論也

序云仁人不遇與孔叢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



易也甚合衛頃以下本屬增入朱子註孟子亦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余故仍主序說以此詩爲離騷之濫觴

列女傳謂衛宣夫人作劉向不信左傳故有此異說馬貴與謂朱子信向說而改小序此殊不然集傳特以辭氣卑順柔弱疑爲莊姜所作愚謂莊姜之詩已多不容增益且篇中所云寤辟有標不似我思古人安於義命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豈可以嫡夫人而預想大歸耶

鑑空故妍媸畢照不可茹喻已不能容惡也歐陽本義云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謂雖親戚不可恃也李迂仲云如王國寶乃謝安之壻范甯之甥而國寶既爲小人則雖謝范之賢亦皆潛之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喻君心之闇耳集傳分比嫡妾余覺未安而陳埴在門業已疑其太深

首章末章興也匪鑒匪石匪席乃反比體

綠衣 四則

序以爲莊姜作不知何據左傳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於房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歌詩必類意者序以此爲左證與鄭箋云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乃欲改綠爲祿以合女御祿衣之制不幾乎點金而作鐵乎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言治絲者不可棼亂耳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而反亂之說固支離集傳妾方少艾而



女又嬖之亦嫌太盡  
締兮綌兮淒其以風班姬紈扇辭本此綠衣兮白華自古兮  
有之亦本序以作賦

燕燕日月終風 共十則

三詩序皆以爲莊姜作集傳亦從之然燕燕宜後日月日月  
宜後終風不識篇次何以胥倒  
韓詩以爲定姜送婦蓋泥之子于歸句也鄭氏註坊記又以  
爲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蓋以傳中先君之稱相類  
也世次太後即康成亦自知其非而註不及改

遠送于野毛傳以爲過禮余謂戴嬖大歸當具車徒以送莊  
姜豈必親行耶

遠送于南朱子云此可爲送戴嬖之驗蓋陳在衛南也然則  
仲氏之稱其以戴嬖爲厲嬖姊耶

愚三復末章終疑序說爲非大明詩摯仲氏任任爲摯國姓  
此何以訓爲任卹之任寡雖男女通稱若自稱寡人豈以莊  
姜之賢乃爲呂雉武曩先驅耶况綠衣日月終風詩皆稱我  
何獨於此趁韻也妄謂此爲衛君悼亡詩燕以匹至而成巢  
反興也之子于歸猶潘岳詩所云之子歸窮泉也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猶士衡詩所云出宿歸無期揮涕涕流離也未章  
追述閭德猶夫晉武元楊皇后誄宋元皇后哀策文有實聰  
實哲通於性命惠問川流芳猷淵塞等語也仲氏任只當屬  
薛國之女惜乎衛爲狄滅史策盡亡吾言無徵曷勝浩歎



詩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豈有既歸本國而反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俾也可忘也疑我字之訛報我不述述循也說文同毛傳余謂述即道也東萊作不可稱述稍紆曲蔣悌生五經蠡測謂終風且暴謔浪笑傲等語可施於州吁不可施於莊公而疑朱子改序之非愚謂二雅斥王其詞有甚於此者况夫婦本齊體耶若云為州吁作左傳明言莊姜惡之何違心而作悠悠我思之語當纂弑已後則情理愈失矣朱子改序自具特識後學未可妄議終風指斥甚於日月先後本無倒置惟以燕燕混入而後漢宋諸儒盡以為緣州吁作孰謂不仁者而可與言哉

不日有暵蘇氏曰古又有通

擊鼓 二則

篇中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語可斷為州吁時詩王肅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李迂仲云爰居爰處章士卒必敗之辭末二章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集傳與李說合

凱風 二則

觀孟子可證序說朱一齋詩解願於七子多責備之辭今試設身處地欲如此詩之痛自引咎感悟親心正恐百思不到也章帝以陰太后故衣賜東平琅琊三王書曰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淵明詩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凱風負



我心戢柲守窮湖知七子之能終養矣首章亦當從毛傳作興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  
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  
泉阪非也

雄雉二則

文義音節酷肖燕燕然以雄雉起興可信為閨怨之作我之  
懷矣自貽伊阻即唐人所云悔教夫壻覓封侯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女子詩而舉以勸勵學徒聖人說詩豈  
如經師之蜂鑽故紙

匏有苦葉六則

序云刺宣公與夫人竝為淫亂非也箋以夫人為夷姜尤非  
詩說詩傳管叔以殷畔邾人風之更不知所云  
此猶鄭風之出其東門以刺風俗之淫而自表其志也通體  
興比錯出觀者所由五色目迷

左傳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雖斷章取義而詩  
之首章原不過以涉水起興鄭箋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  
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婚禮納采問名亦不知其所云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比也此二句乃詩人刺淫本旨釋  
文從毛傳改軌為軌軌音房覽切與韻不協許白雲名物鈔  
謂轂末亦可稱軌蓋本少儀祭左右軌范之文則軌原非地  
下轍跡何勞改字毛傳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氏因以喻夷



姜求非所求試觀雄狐牝鷄物類之稱本無一定雉鳴求其  
牡直謂女先乎男耳以刺夷姜吾未聞夷姜之於宣公如宗  
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也豈有舍宣公而刺夷姜者哉  
三章雖雖鳴雁興也即從雉鳴引入末章招招舟子比也仍  
以繳轉涉水後人但稱鄭東門爲貞士作而此詩之心靈手  
敏妙義環生索解人正不可得  
宋馬和之嘗奉詔畫毛詩明張靖之題斝葉圖云斝葉苦未  
萎濟水盈瀾瀾褰裳不可渡招舟非我儷鷺雉良足異鳴雁  
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却顧安趙趙差合風人之旨

谷風

四則

焦仲卿妻詩在漢極古較此則俚

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也昌黎遺瘧鬼詩白石爲門畿亦以  
畿爲門閫

濁涇清渭向來成語箋云絕去所見因取以自喻泥甚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蓋以喻家規之不可壞也爾雅娶婦之笱謂  
之留觀此則齊風敝笱雅詩小弁孰非引用常談耶

不念昔者伊余來墜魏氏鶴山極賞此結語以爲忠厚和平  
優柔肫切

式微旄丘

共六則

朱子詩序辨云二詩無黎侯字未詳是否愚謂黎地近衛其  
風附見亦編詩之一法也

列女傳黎莊公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式微式微胡不歸傅母



勸之去也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夫人答以守婦道也此可證為黎國詩詞氣淺薄頗近婦女但觀左傳襄公如楚怒季孫宿之取卞不欲反魯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則毛說為長其毛傳以中露泥中為衛邑此不可從逸齋補傳云中露謂暴露泥中謂泥塗也

補傳又云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則旄丘當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余觀衛詩之失次者多矣黎詩附見固可不拘世次

褒如克耳黃實夫云褒然盛服之貌充耳者瑱也集傳聾人多笑本鄭箋而近於謔

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按凡國在共城之南黎水之北疑二詩作於凡伯之從臣而說者訛為黎侯也但篇中無戎伐之意故余未敢輕改舊說

簡兮 三則

舊作三章文義割裂集傳改定良允

詩傳以簡為伶人之名似乎近理實則無稽按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乃鼓聲亦舞節也方將萬舞毛傳對下公庭因訓方為四方鄭箋作活字解是也萬者二舞之總名孔疏据公羊分萬為千舞籥為羽舞非也籥似今之單簫毛傳六孔者得之六孔之籥吹法見樂書不必泥許慎三孔之說  
榛苓美人離騷之所自出倘無末章人品與詩格並低

泉水 四則



衛女思歸詩何以編之衛風補傳云衛女作此以寄宗國采詩者得之衛地故繫之衛也按隋志九域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栢人縣有干山言山栢人屬邢州余謂邢州本周邢國詩言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蓋衛女嫁邢者所作錄泉水以存邢風猶夫錄載馳以存許風  
涕非地名即濟水也禰韓詩作坭寰宇記大禰溝在漕州冤句縣北七十里肥泉水經注云翼佩數源異出同歸  
問我諸姑當從杜注作致問解嚴氏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歿而念骨肉之存者也  
駕言出遊箋疏皆下十成死句集傳云安得出遊於彼不惟

文義圓活而上文肥泉須漕亦覺一氣貫注

北門北風 共五則

申培詩說北門邾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歎也北風邾人厭亂之詩余最惡詩說之作偽於此獨深有取焉蓋詩所由繫諸邾者以存此二詩也篇末三疊一字不易其音節與十七篇迥殊  
邾亡於周初則所云王事適我者當與汝墳之王室如燬相去不遠

協韻之下連用我字與小雅伐木末章相同嘗閱宋上邪曲四章晚芝曲九章其煞句皆吾字可知吾思兮哉等字歌詩必用爲餘音今皆失傳惟笛色譜之五尺乙四畧存古法



朱子詩序辨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愚按春秋左傳衛之虐用其民者莫如州吁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北風雨雪語亦不合以為鄘詩而比於魏之碩鼠鄘之萋楚誰曰不然

以虛為寬程子說也以邪為徐鄭氏說也只且語助本孔疏然即以為國之空虛人之姦邪未嘗不與魚韻叶也

靜女 四則

男女期會贈答歐陽氏本義已然非屬朱子創論愚謂俟我城隅即漢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也貽我彤管即所謂遺我尺素書也匪女之為美即所謂此物何足貴也但古來騷人多以閨中之幽獨喻己之不得於君友若竟作男悅女詞即靖

節閒情亦為白璧瑕矣是詩大旨已淫何必依小序刺時為作者諱

彤管迄無定解歐陽云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曹氏因以彤漆之管為樂器之屬非也据左傳靜女三章取彤管為當從毛傳作女史之筆

於是則見之矣集傳亦太泥人之貞淫雖別而作詩之體大槩追述其平昔之離合悲愉與俟我城隅例觀可也

毛傳萋茅之始生也意本野麇据枯楊生稊鄭氏易作萋此章猶之折楊柳耳

新臺 三則

滅禮瀆倫衛人應有刺詩雄雉以下序多臆說豈以衛宣之



淫荒而可望以移風易俗之事乎

水經注鄆城北岸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此豈足稱勝蹟而彼此爭之地志可笑雖名手有時不免

籛篠戚施醜詆不遺餘力以此爲教猶有如楚平之於建妻明皇之於壽王妃者

二子乘舟二則

劉向新序謂急子傅母作据左傳當出自左右公子之徒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興也魯詩說沉之於河較新序尤爲失真不瑕有害瑕通遐毛傳於泉水第訓爲遠而此乃云不遠害其義難通在泉水當曰不以遠而有害也在此則曰不以

遠而有害乎

鄆栢舟三則

史記載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和即衛武公也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遷往往不能決擇善乎東萊之辨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齒又加長安得云早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云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篡位也余閱班固人表以衛武居中下共伯居下下非其惑於遷說耶



或云共伯即子伋也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作亂攻惠公立伋弟黔牟謚伋爲共世子晉申生被讒受死與伋一揆謚法如之故檀弓云是以爲共世子也檀弓句法與左傳魯人謂之哀姜相似蓋出姜之歸襄仲殺惡及視哀姜之遜慶父亦殺般及閔也余謂列女傳鄘悞爲邾共悞爲宣今共姜之節已著而共伯之孝未彰敢不存子說以詔來世

按子頑謚昭伯則子伋之謚共伯最爲近理通典謂世子無謚以謚申生爲春秋特典亦屬臆斷

墻有茨君子偕老 共四則

墻茨以刺子頑歐陽所云蒺藜當去而懼傷墻者是也君子

偕老詩乃刺宣姜東坡所云愧夫人之不稱其服者是也宣姜雖可刺何必疊見層出愚故於鶉奔亦不從舊說

漢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蓋爲梁荒王子立內亂事也集傳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顏注明言閨門隱奧之處曷不全引之集韻冓同冓博雅云夜也此本魯詩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只此二語顯刺下二章純似歎美意在言外張承吉號國夫人一絕深得其法

或曰如何不淑禮家之弔詞也疑此詩亦爲哀挽夫人而作姑錄之

桑中 三則



序云刺奔也說猶可通後人益以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蓋本左傳申叔跪遇巫臣語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孔疏遂謂與之期而行淫噫太甚矣玩篇中思字送字亦追述既往之詞采唐采麥采葍興也

鄭語姜爲伯夷之後公穀弋同姒夏后氏之後姜不獨齊姒不獨杞

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孔疏妹同沫妹邦於諸國屬鄘漢地理志邶鄘作庸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可證此詩爲鄘風詳見桑中篇續論

鶉之奔奔 三則

左傳伯有賦鶉奔趙孟斥爲牀第之言故集傳亦從序說明

言我以為兄而曰衛人之刺殆即微子避紂稱我之義歟釋文奔奔疆疆乘匹之貌不必改訓而謂鶉鵲之不若也姜我英云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是時惠公齒已長矣曰我以為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其說頗得詩人之旨

定之方中 五則

傳云季年乃三百乘則此詩亦追美衛文之詞終焉允臧尤明證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知唐虞昏星之占於周不廢揆之以日作于楚室知周禮晷測之法至春秋未亡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說文虛大丘也寰



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朱子遺說景山仍當作  
山名稅于桑田田字今叶徒因反陳季立云古田陳通音故  
陳敬仲後改田姓本顏師古急就章註  
匪直也人也字作其解自合追美語氣遺說作人化其德而  
有塞淵之美反滯  
竹垞朱氏經義考云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  
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丘伯也朱氏此條謂詩序緣起  
戰國余謂衛人爲之賦碩人鄭人爲之賦清人當春秋時史  
官業已顯標矣

蝮蝮二則

意猶匏葉篇法大遜但以不知命作結覺言近指遠耳蝮蝮  
朝齊興而非比詩說云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以  
蝮蝮代婁猪可乎  
齊虹也本周禮注玉曆通政經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  
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  
止其占法與集傳殊

相鼠二則

白虎通以此爲婁諫夫之詩說固無據余謂語氣淺露毫無  
溫柔敦厚之旨比蝮蝮更下一格鄭譜因在楚宮後遂定爲  
文公之詩亦未必然  
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以此爲興義較直截



于旄 三則

左傳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與靜女同稱當時似有異說然名卿大夫折節禮賢義甚高風亦正何必好異而更爲斷

五之六之雖協韻而極言其盛第觀夏書若朽索之馭六馬詩人亦從無杜撰也

詩總聞云國君出野親迎其禮如此受迎者他時將何贊助以爲報也泥姝子而全旨盡失王氏之鑿大概類此

載馳 四則

舊作五章蘓氏據鄭子家及魯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故合二章爲一首

大夫跋涉朱子舊說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而托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較勝改本全詩皆寓言末二章顯屬興體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即子西之賦黍苗其意以晉爲方伯也大邦指齊誰因誰極望齊桓乎直激之耳

夫人本與齊子同母而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舍桓誰屬故末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也若宋桓之立戴於曹露處寄舍夫人早知其無濟矣据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則是詩不爲無助豐城朱氏謂楚丘之城齊桓管仲自爲圖霸之計蓋亦未能推情審理矣

衛淇奥 四則



大學所釋魯詩之遺孔叢子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猶是意也小序美武公之德余觀左傳季札云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此詩乃國人懷其先公之作謂指武公可也謂兼康叔而言亦無不可

李迂仲曰淇水出衛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入河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奧與今本奧字通張華博物志謂肥泉一名澳水流入於淇酈道元從毛訓隈嘗辨其誤

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襍兩物於一言非也璣疏以爲木賊艸尤非漢武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豈可以陵谷滄桑遽爲異說乎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猗重較兮名物疏云較出式上似與式爲兩層因謂之重按崔豹古今注重較即重耳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

考槃 三則

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孔叢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可證序刺莊公之非鄭箋尤多曲說先儒辨之詳矣

碩人之邁舉要邁同窩升庵云猶言科坐也余謂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



如  
熊朋來曰余杜門弭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蓋不獨此篇凡  
風皆角調耳此泥樂記角爲民之說律呂精義云二南國風  
皆角調小雅徵調大雅宮調周魯頌皆羽調惟商頌屬商調  
余未敢信爲確論

碩人 四則

按列女傳謂莊姜婦道不正而諭之非也謂作自傳母則可  
從不然手如柔荑一章豈外人所得描摹

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於衛一統志齊武平  
初邢臺人有掘古冢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侯夫人姜  
氏墓名物鈔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即今濟南府之歷

城縣

歐陽云篇中刪素以爲絢句余謂繪事後素夫子業已釋之  
此語最有理致不應刪也朱子云每章七句不應次章獨多  
一語

末章箋云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  
夫人集傳亦用其說愚謂上五句特以興起末二句言姪娣  
媵臣之衆盛耳或云庶姜孽孽寵嬖妾也庶士有竭州吁勇  
而好兵也亦通

氓 四則

同一棄婦詩既取谷風之貞兼錄氓之淫者愚所謂黑白不  
相掩也篇中有云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當屬婦人口吻序以



為刺時豈刺人而自露敗闕乎  
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復關隄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坼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文君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從此二句翻出  
不思其反鄭箋曾不念復其前言既與信誓緊應而下句是  
字亦不落空

竹竿 三則

即泉水之縮調也作於父母未終時故徒思而不哀  
朱子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  
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是說猶晦  
呂氏曰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以南為  
右也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末章駕言出遊乃  
道著自己耳作詩篇法固當如是

芄蘭 二則

序云刺惠公者得之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莢生葉間垂  
之如觶狀其葉如佩鞞之狀按鞞有二說依毛傳則決也以  
象骨為之著右巨指依鄭箋則沓也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  
為之韜食指將指無名指上字既從韋鄭說為近

垂帶悸兮程子云悸者執心不定也集解云更始至長安宮  
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刮席不敢視其不足為



君也如此

河廣 三則

說苑宋襄公茲父為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請立目夷公問其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後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疾乃召還此足為序說之證

河廣宋風而繫之衛昔人以為衛女所作不知國史之意蓋尊宋以例魯也見齊風及商頌說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夫人以河廣起興必作于狄未入衛之先且小序亦但言思宋謂襄公已即位者乃

鄭氏之曲說

伯兮 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愚按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一事於時於地無有不合之東與齊戰也錄此詩豈惟見女子善懷所以罪衛朔之無王而怒齊襄之黨惡也

楊用修謫永昌其繼室黃寄以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一時傳為絕唱以三百篇為詩料勝似獺祭唐宋

類書

有狐 二則



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綏綏白狐毛色散  
舒之貌猶荀子所云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  
安  
序云刺時末句難通余謂裳者飾也帶者束也服者表也詩  
固婉而多風也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  
仁心勝於彰寡婦之淫志然以爲憫之究不若作刺詩之條  
直

木瓜 三則

序云美齊桓公也其義不刊孔叢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依  
文立論已近今說矣

楊龜山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而專封

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胡傳亦曰  
之愚謂春秋爲魯僖紀事則書城楚丘足矣本無可加之語  
况衛受封已久即齊桓亦戍之城之而已傳云封衛者失之  
夫桓之霸業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興滅繼絕乃孔子所  
謂正而不譎者惜乎衛人徒有是詩而不知所以報也  
男女贈答集傳本作疑辭輔潛溪童子問尊信太過必欲盡  
廢舊說漁洋詩解極詆其謬愚觀朱子集中讀尊孟辨云詩  
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威之  
事爲盡可法哉則朱子雖不足於桓未嘗不遵用小序也

書邶鄘衛後

邶之遺詩二北門北風是也鄘之遺詩一桑中是也他詩附



見者六式微旄丘黎風也泉水竹竿邢風也載馳許風也河  
廣宋風也其餘三十篇皆衛風詩莫多於衛也正風四雄雉  
懷人而善言德行定之方中美中興干旄好賢淇澳美君子  
皆不得目爲變風淫詩二靜女桑中是也匏有苦葉蝮蝮有  
狐皆刺淫之作也新臺墻茨偕老鶉奔刺及於上者也凱風  
子雖孝母未貞谷風婦雖貞夫已淫氓詩淫於初悔於終以  
衛詩較諸鄭淫過之無不及也嗚呼朝歌汚俗紂帥之而有  
餘康叔武公化之而不足况繼以莊之狂暴宣之淫荒惠懿  
之愚闇乎文公南徙楚丘其風差別然非秉心塞淵節儉富  
國衛之不爲邢譚也者幾希

桑中篇續論附

說經無惡乎極辨也朱陸同異由太極圖說而起吾讀桑中  
序論而歎朱呂之牴牾亦云甚矣呂氏謂桑中溱洧猶止於  
中聲列於雅樂此其失後儒不能復伸其辨獨所云鋪陳其  
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似能曲暢序說而有合於聖人刪  
詩之旨此賢與馬氏所欲斷斷焉伸呂以抑朱者也賢與曰  
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均一淫泆之詞出於奔者之口則  
可刪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又曰聖經非錄淫辭之具小  
山詞選之屬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愚謂桑中非溱洧比也  
溱洧叙述男女相謔之語不得指爲自作桑中以男悅女與  
靜女畧同明明出於淫者之口乃錄之而不刪何也靜女之  
三章取彤管焉其說已載左氏桑中亡國之音也國所由亡



鑒觀莫大焉而安得刪之夫詩與春秋相爲表裏者也華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雍姬之母曰人盡夫也此其語非復人口所出而左氏錄之曷嘗以此成爲穢史哉天地間有陰陽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貞淫如黑白清濁之兩不相揜也聖王者風教之主因其淫生於心不可得而強測幸而有心聲之詩於是命太師陳而觀之得以察其俗之淫慝而訓飭友邦兼以自愧其王化之有闕故詩之爲教天子諸侯卿大夫不可一日廢者也而豈沾沾童子之學乎且夫食色性生雖聖人不能禁之使絕也養蒙之道日親正人日聞正論使知男女有別反此即自陷於禽獸之路後雖習見六綺羅粉黛自不至喪其所守若但欲愚之使一無知識忽見可悅鮮有不敗者矣况乎能詩而淫者什之一不知詩而亦淫者倍屣而無算也必以詩爲誨淫之具何以上古結繩其民哇哇吁吁而且知母不知父乎吾嘗謂貞淫奢儉其風本殊故必分國以繫太師陳詩不棄淫者之作孔子雖聖安得刪之不惟不欲刪也方甚惜其人之具聰明能吟詠而一不自檢即流入於邪淫爲千百世之所呵斥則存其自作之詩正足警吾徒學詩者不當蹈桺永周美成之失夫周桺固自其口出者也古今人不甚相遠也然則集傳遂無漏義乎曰以三數貴姓之女而行同一轍此亦事之不然者也桑中本瑟調之詩美孟姜矣而上前解也期我乎桑中而下後解也不必作於一人作於一時也特以孟姜孟弋孟庸其所懷者皆貴族



之彼姝則已有愧於衡門詩人而又綴以期會迎送之詞蓋  
會真雜憶之濫觴矣雖欲不斥為浮者所作安可得哉桑間  
濮上同為亡國之音而樂記不以屬衛明其為鄘風也衛靈  
聞琴聲於濮上師曠知為紂靡靡之樂吾是以知桑中之亦  
為瑟調也嗟乎先儒同異之說且紛爭而未有一已而吾復倡  
異說於其間是名闢取謗也雖然不極辨詩之義究不大明  
吾敢避多口之憎而漫為調停兩可之論已乎

陸堂詩學卷第二

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

王風辨

黍離 四則

君子于役 二則

君子陽陽 三則

揚之水 三則

中谷有蕓 二則

兔爰 二則

葛藟 三則

采芣 二則

大車 四則



丘中有麻 三則

書王風後

鄭詩說

緇衣 三則

將仲子 二則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共六則

清人 三則

羔裘 三則

遵大路 二則

女曰雞鳴 三則

有女同車 二則

山有扶蘇 二則

摯兮 二則

狡童 二則

褰裳 四則

丰 二則

東門之墠 風雨 共四則

子衿 二則

揚之水 二則

出其東門 二則

野有蔓草 三則

溱洧 三則



書鄭風後

禮亦莫章三

出其東門二

燕之水二

子行二

東門之難風而共四

平二

秦棠四

鄭分二

鄭分二

陸堂詩學卷第三目錄終

陸堂詩學卷第三

平湖陸奎勳聚緱著

受業

劉

宸松齋

全校

王風辨

謂以王尊周者非也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繫詩為孔子事  
益謬矣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為尊  
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  
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  
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  
南混矣說詩者承訛踵陋以周南繫之周公召南繫之召公  
因謂天子例必無風夫風教始自天子余于國風辨已詳言  
之而舊說王室當在雅衰微故列于風此尤大謬不然者按



正月雨無正苑柳都人士諸詩顯屬平桓諸君之雅而序皆云刺幽朱子雖心疑之未經駁正此其誤皆由失解孟子王迹熄而詩亡一語趙岐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是以詩亡為頌亡也蘇轍曰詩止于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是不足以詩亡為風亡也惟伊川則云王者之詩云雅亡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朱子章句因從之而黍離降為國風兼用龜山楊氏之說余嘗發明程子之意以為雅者六詩之主雅詩大用莫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平王東遷之後委靡頹墮不惟無望于文武成康之盛即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者邈乎難繼以是為雅亡可也雅亡者即王迹熄之謂由是而推之天王不巡狩太師不陳詩即以為風

亡可也列侯僭郊禘大夫八佾歌雍即以為頌亡亦可也若夫變雅之作正由衰世不知有何可貴乃謂王室降風平桓諸君并變雅而亦不可得悲夫今黍離十章具在考其文義玩其體裁音節非雅非頌又不足為房中歌曲則舉而繫之王風何惑焉然龜山之說始于服虔而顯于鄭氏詩譜第鄭譜則猶泛言也范甯序穀梁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噫誣聖亦太甚矣季札觀樂在魯襄二十九年工歌周南召南次邶鄘衛及王王之風久已流傳以為貶周孔子不受即以為尊周孔子亦不受也師乙答子貢問歌其時已分大小雅而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商人能識五帝遺聲齊人能識三代遺聲此



又可見繫詩不始孔子而詩所由繫固宜辨諸文義體裁音節矣然則孰繫之曰國史繫之也詩書相為表裏書皆史官所錄詩何為獨不然說者泥王制之文謂詩必陳自太師因以刪詩屬諸師摯據周禮王十二年乃巡狩則王制所云五年一巡特虞制耳大行人之職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九年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是列國陳詩不待巡狩而後命諸太師也誦其辭審其音有大司樂太師之官而知其義者必更定于大小內外之史西周之史佚史籀固其選也東遷以還晉有董史楚有左史倚相皆能鑑古稱詩而今本三百十一篇孔子所據以論定者魯詩也太史克之所繫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質世之讀詩具眼者其詳見魯頌說中

黍離

四則

齊魯詩皆以為衛公子壽憂其兄伋之且見害而作惑于錯簡王衛不分即此可見遠不如毛

王伯厚詩攷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陳思王植貪惡鳥論今曹集存令禽惡鳥論謂吉甫聞伯勞而悔悟與此文迥殊蓋明刻之刪改古人者多矣

此詩音節極古當依韻分為三解然皆脫胎箕子麥秀歌前一解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之變調也中後二解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之變調也

此何人哉意多含蓄非如赫赫師尹褒姒滅之明有所責故



不為雅而為風愚觀班固人表幽王平王褒姒申侯虢石父  
皇父之屬皆列下下此一人字何所不包著書之法有明言  
不如隱言多言不如少言者此類是也

君子于役

二則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序說洵不可解此詩轉換處絕勝草蟲  
殷雷然而變矣不知其期王章何如苟無飢渴王澤已竭  
括至也集傳亦從毛公愚謂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玄羨  
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詩有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  
揭鳴

君子陽陽

三則

集傳亦疑為婦人作耳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小序依詩立論義猶可通按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所謂思者君子于役之詩是也  
所謂不懼即指是詩解人當自悟之

詩說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夫風止陳靈若徵事  
于簡王而下何詩不可穿鑿耶

執黃執翽蓋周禮笙師籥師之屬笙中有簧單言簧者即笙  
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近代用十七簧蓋俗樂之笙也  
翽即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房俎籥舞俱在堂  
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教者燕舞之位即樂記所  
謂綴兆也簡兮碩人猶有西方美人之思而此詩但寫其樂  
王風不競從可知矣



揚之水 三則

戊申在平王十九年渭上南軒訂正前編未有他據愚謂當在熊通僭土時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戊申較之世本史記書雖後出其軼事儘多可採彼其之子不與我戊申彼其者外之之辭蓋以獨勞為怨也若指室家末二句恐成蛇足

蒲即左傳董澤之蒲一名蒲楊其枝勁細任矢用韻不協許說文從艸浦聲

中谷有蕓 三則

集傳從鄭箋指為棄婦詩玩有女化離與野麇句法相類疑非婦人自作讀末二語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愈信出於傍觀

悲憫之口

讀有蕓還讀芣苢如黍谷中被温吹也

兔爰 二則

魚網鴻離興比有因然則兔爰雉羅其枉法而頌冤者與序云桓王伐鄭師敗君子不樂其生義固紆曲詩說謂趙鞅殺萇弘而作則尤亂其世次

葛藟 三則

據文七年傳樂豫諫宋昭欲去羣公子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則序所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為臆說特未見為王族刺平王耳

皇甫謐作桓王詩崔靈恩集注亦然此好為臆說耳余謂平



王以天王之尊而與鄭莊交相質子此事應有刺詩洛誦三章語意皆合我說雖創自可孤行。

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鄭箋謂他人為己父族母族也王氏蘇氏李氏皆從之集傳云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于詞較順而以父母呼人于理有妨說經之難如此

采葛 二則

此特懷人詩未必出自女流采葛當作興集傳斥為淫奔豈以彼為外詞耶

序以為懼讒此本離騷直為蕭艾之意鄭箋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歐陽破之是矣而歐說積少成多亦嫌臆造

大車

四則

序云陳古以刺今男淫女奔俗亦不古矣安見東都必無能吏乎集傳改刺為畏可云點鐵成金

列女傳息國夫人作余謂桃花夫人既不共楚王言矣篇中兩言畏子何其折服乃爾

午亭文編云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革車袞冕績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所論雖非是詩要旨而等威有辨既可絕婢妾繡衣之汰亦可砥三公布被之偏

末章皆約誓之詞入春秋而盟詛興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丘中有麻 三則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白雲許氏乃以嗟爲歎詞子國則所私之人不以書證而以臆斷是說經之大戒也

余謂留即今之陳留公羊傳鄭先處留是也嗟音舊叶磋施音舊叶沱不知子嗟乃子多之訛蓋鄭桓公字多父也子國即鄭武公史遷以爲掘突譙周以爲突滑皆古書之烏焉豕亥訛而轉訛也按國語鄭桓以孥與賄寄鄆號將其來食寄孥也貽我佩玖寄賄也詩緣此作當屬鄭風而留爲東都之地雖入王風可也

詩人追言寄孥事故其旨有似乎淫如今說子嗟子國皆屬私者既盼此復望彼其淫不啻河間而可垂世立教乎此與鄭之褰裳狡童皆斷斷不可作淫詩觀蓋淫至桑中溱洧而語更無可加矣

書王風後

黍離之廟社爲墟揚水之征戍壞制免爰則刑罰不中葛藟有蕪彞倫放廢其義皆非淺小而不在雅在風其體祇成爲風也于役采葛不足補入三南大車更淫矣君子陽陽序說差勝集傳丘中有麻更闢新解以發千古之矇最可歎者淇澳緇衣鄭衛猶有正風而王風皆變君子是以知天厭周德也嗟乎使王子晉而無死東周其尚可爲乎

鄭詩說



聲音之道由鄭返雅難由雅入鄭易然而莊公即世諸子爭國勢猶不暇及此左傳蕭魚之會鄭人賂晉悼公以師悝而觸師蠲女樂二八其賂宋也亦以師蒞師慧然則鄭聲之興特在襄公堅成公踰之世而其所以能淫人當必如子夏所云濫溺不止獲雜子女者豈徒沾沾二十一篇之詩乎貴與之譏集傳者曰以淫昏不檢之人發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此其說施諸鄭風固當而不知朱子亦別有深意蓋男女之際人情所易惑溺也序說既不足徵信姑從夾漈詩傳舉凡詞之疑似者指斥為淫以垂後學之龜鑑而遠宗乎聖人惡鄭之旨斯已矣且夫淫也者過中之謂服而奇技而巧禽而荒

飲而酒皆淫也鄭風詞佻而意暱即以為淫作者安得而辭之古君子之慎行也瓜田李下必避其嫌立言之道亦猶是耳我懷賢念舊如杖杜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則已極矣憤時嫉俗如候人之不遂其媾季女斯飢而亦云婉矣狡童褻裳雖或他有所指然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有似乎人盡夫也之言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尤似空牀難獨守之句衣冠鬚眉而柔媚皆若婦人焉此正季札所譏其細已甚國必先亡者也然愚詮次鄭詩究不敢曲徇朱子者蓋從來說詩有二法斷章取義以我為主是孔孟之傳也知人論世以彼為主是毛鄭之學也朱子于緇衣清人既引用序說屬之武公文公則如刺怨四詩亦當以有女同車為可信扶蘇



摯兮狡童為可疑而槩斥為淫又似斷章立說者所由滋後  
儒之嘒嘒矣弱冠受詩即疑鄭之君公夫人無雄狐株林新  
臺牆茨之失德而聖人獨指為淫殆必煩手雜聲之故今而  
知其立言亦不慎也東門之墀序說以為男女相奔三復焉  
亦屬疑似語耳出其東門此為刺淫詩溱洧之秉蘭贈勺雖  
非淫者自作而曲敘其一時之相謔了不寓刺譏之意則詩  
人亦未免自陷于淫也班固地理志專舉二詩以見鄭俗之  
淫古人固有先得我心者東萊讀桑中而曰詩人以無邪之  
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朱子易其語曰彼雖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愚因讀鄭風而又妄綴  
二語曰彼以似邪之言作之我以似正之言讀之要亦無悖  
乎溫柔敦厚之教而未必為先儒所譙讓也且朱子舊說于  
遵大路未嘗不以為思君子揚之水未嘗不以為閔忽而自  
作白鹿洞賦有云廣青衿之疑問者或嫌仍用小序朱子曰  
舊說亦不可廢通而不泥是乃朱子之詩教也不然其敢好  
為異論而自蹈于非聖無法也與

鄭緇衣

三則

三復詩詞蓋作于鄭武嗣位司徒之初敝子又改為兮謂桓  
公沒而更受命服也適館授粢皆因服而類及之毛傳意本  
如此孔疏乃誤解耳

敝還字作一頓離騷善用此句法

詩傳云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豈知詩固周人所作乎戴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于緇衣見好賢之至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說詳東萊讀詩記

將仲子 二則

仲子祭仲也託為鄭莊拒諫之詞以諷之蘇氏李氏呂氏皆主序說夾漈鄭氏乃斥為淫奔之詞而集傳引之玩其語氣絕類野麇加以深文亦大車之畏子不奔耳

愚謂當從序說全篇皆興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衍杜注雖云義取衆言可畏而其有關於兄弟君臣之義本非淫女之詩灼然可見

叔于田 共六則

朱一齋云聖人錄二詩于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而書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余謂段不義莊不友詩與春秋皆兩譏之

龜山論叔于田云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持論已能見其大者漁洋集辨云賢不肖各有其黨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叛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大叔段則豈國人果悅而歸之哉此論更進一層愚辨晉揚之水亦不滿舊說蓋言理固不得遺情勢也後篇有獻于公所句毛傳以為叔之從公田也得之



家語載邶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于此成文于彼言其動于近行于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今鄭風襲用其語而邶風無之吾故曰邶鄘衛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火烈具舉即王制爾雅之火田孔氏以為宵田而證其得眾非也

忌字在作詩者為方音在歌詩者為賸音其之轉忌猶吾之轉我邪之轉也兮之轉矣之之轉只

清人 三則

鄭棄其師說見左傳序云公子素作不知所據不文詩與義補傳云國風有反其辭以諷刺者如衛女相俟于城隅詩人

以靜女目之高克好利不顧其君詩人以清人日之其說鑿而無理按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古之以水名邑者多矣千八百國其名多就湮滅孰謂邑名可盡核乎逸齋又謂高克不可稱清人春秋稱人者多矣人也者微之也

軸音胄與抽字叶乃旁紐也好叶陶亦然

羔裘 三則

以美為刺序說失之詩傳云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久繫國風矣東遷而後記事之詳賴有左氏一書于此尚不研精而



奚以說詩為

集傳既以羔裘為賦洵直且侯義當歸美大夫毛順而美訓釋未安

次章兼言豹飾末章三英自應指裘飾言毛傳訓素絲五紵既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何也

遵大路 二則

朱子舊說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集傳引宋玉好色賦玉亦假託以諷襄王未足為據蓋此種詩其意未必不正而詞與聲則涉于淫可悟國風之變為楚騷矣

不寔故也寔屬方音蓋欲速之意故與好相對通首協韻全在此字鄭箋乃解為是故之故則又賴集傳為之發矇

女曰雞鳴 三則

讀此詩勝閱孟德曜樂羊妻諸傳

序云陳古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吾未見夫婦之綱有時可絕而羞惡之良舉國全無

來音力與贈為叶于古無考來音釐贈字乃貽字之訛詩總聞云然改字讀之彌覺清鏘

有女同車 二則

忽辭昏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此序說之當從者昭十六年子旗賦此詩見取韓宣亦求助大



國之意也

序中有云齊女賢而不取按忽兩辭昏其所首辭者即魯之文姜也衛宏作序時左傳猶未盛行惟据詩有德音不忘句遂憑心發論耳長樂劉氏謂齊侯請婚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劉氏諱彛字執中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惜未獲覽其全書

山有扶蘇

二則

序云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云好美色不往覲子都而反往覲狂且好忠良不往覲子充而反往覲狡童按孟子中易牙師曠子都連類而及子都當即鄭莊時射穎考叔者特子充于古無徵耳或云子充鄭穆公時人列子所云南郭子貌充

心虛蓋即自道也

此詩以為刺用人之失可也不宜指忽忽于魯桓十一年五月遭莊公喪九月即出奔衛桓十五年五月歸國十七年冬為高渠彌所弒在位日淺惡迹不彰何刺詩之叠見也漢儒說詩之固于衛見有碩人詩而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屬之莊姜于鄭疑同車為鄭忽辭婚事而扶蘇摯兮狡童皆云刺忽試思由周幽迄定簡鄭衛之立國久矣合邶鄘衛所錄之詩不過三十九章而莊姜居五鄭詩二十一章而刺忽者四多寡不倫何足取信于後代哉

摯兮

二則

序云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解甚紆曲秋風吹摯明憂



國勢之危竟作淫辭亦為不類

玩叔伯倡和殆兼忽突豐儀刺之矣然而詩人之意包涵無盡鄭莊于叔段欲殺之而故滋其惡貽謀不臧宜乎後嗣之相尋篡奪也說詩好新未可為訓聊就序說推衍之以為煮豆燃萁之戒耳

狡童 二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童為失國之刺按鄭厲亦嘗出奔實為祭仲逼逐其復國後修怨舊臣構兵鄰國則所謂使我不能餐不能息者語尤切當何舍突而刺忽也

詩故云狡童指雍糾糾固無足刺者或曰詩說以北門北風為邶詩而子從之據鄭世家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盍以此詩存號風余曰是說可聽也而不可信也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

褰裳 四則

序云思大國之正已其說可從春秋最重賦詩子太叔美秀而文固不宜以淫媒之辭陳于大國卿也

呂覽以為子產作詩說以為子良作皆屬臆造

說文溱作漕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新鄭縣南漕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即主一臣二之諺而有似乎人盡夫也  
之言狂童之狂也且朱子舊說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  
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詞

丰二則

玩俟堂與歸等語其女子懷婚姻之作乎是詩可錄者特以  
其悔心之萌若必追究不送之由則生于己心或阻于兄弟  
均未可懸斷也鄭氏先注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  
章之以堂為棖尤覺細瑣

詩說襄公無道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以齊詩雜鄭風  
我所不解好為新說亦當云刺鄭文公前二章譏無禮于晉  
文也後二章譏寵妾多而羣公子盡逐也

東門之墀風雨

共四則

前輩以興作賦故兩詩誤斥為淫愚謂東門之墀以地興也  
風雨雞鳴以時興也風之為體興比多而賦少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四言詩如此淡折可稱黃絹幼婦酒泉  
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  
遠實勞我心直用此以懷賢矣

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佻而淺此是鄭詩本色

凡稱君子者非私人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殷雷王風之  
君子于役皆指為家人思念之作何獨于鄭女而苛論焉

子衿二則

學校廢而子衿佻達此與魯頌之泮水相為表裏小序能從



大處立議所以朱子作白鹿洞賦不嫌反已說而用之  
毛傳青衿學子所服此亦臆度之語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按  
玉藻本作緼組綬赤黃色也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則與曲禮  
中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相似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歐陽本義云佻達城闕遨遊無度者也

揚之水 二則

朱子舊說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  
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本從小序  
國風有三揚水一以興平王之不能號令諸侯一以興晉昭  
之不能駕馭曲沃則以此為閔忽也亦宜

出其東門 二則

貞士刺淫之作經文明順不待三復而後見也鄭俗之淫並  
于衛風者他章皆屬疑似惟此詩之如雲如荼與末章之秉  
簡贈芍乃其明證自小序以為閔亂鄭箋以如雲如荼為棄  
女毛傳以如荼為喪服而明者晦順者曲矣  
縞衣綦巾中即紛悅非婦人裹頭之中

野有蔓草 三則

左傳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韓詩外傳孔子遭  
程本子于郊歌此詩之首章似未可斥以為淫  
以殊色為美人盛于國策而靜女詩實為作俑其餘國風及  
離騷無不以懷君友若坐此為淫詞則未知篇中所云美人  
者屬男乎屬女乎妄謂此與晉風之綢繆集傳皆有遺議



清揚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褰裳非所難清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三則

此詩曲敘男女相悅之情正犯朱子所譏不足以刺而適勸之淫者也鄭箋益以穢語得毋袒裼而入裸鄉乎韓詩溱與洧方洹洹今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余謂此鄭人沿鄆之舊俗也然觀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亦由王朝啓之矣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已爲除日以除不祥也建除家言秦漢所泥周制未必爾爾後漢禮儀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

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迄出始絜之矣魏已後不復用已但用三日見沈約宋書

蘭一名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勺藥一名可離一名白茱即今之牡丹見余經子別說

書鄭風後

鄭有正風三緇衣之好賢羔裘之美大夫女曰雞鳴之賢夫婦相儆其餘十八篇皆屬變風就中刺亂者多刺淫者少作於婦女者丰與風雨而已序說多訛公羊疏許氏云鄭詩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亦非確論余于四子諸經篤信朱子即國風雅頌徧覽舊說愈見集傳決擇之精而于鄭風獨不能爲公羊墨守竊訝當時門人如黃勉齋蔡九峰之達識竟







